

不繫舟漁集

敬鄉樓叢書之七 下







不繫舟漁集卷九

七言絕句

送章好德還京二首

海清天影落波間
使者樓船六月還
水底蛟龍眠不起
順風打鼓過成山

陳高



北望燕山倚舵樓
水程十日到通州
宸居飄緲青霄上
閭闔門開拜冕旒

題菘菜圖

栗里園荒舊日歸
手栽菘菜兩楊校元詩
選作雨
根肥只今客裏看
圖畫惆悵紅塵滿目飛

赤城春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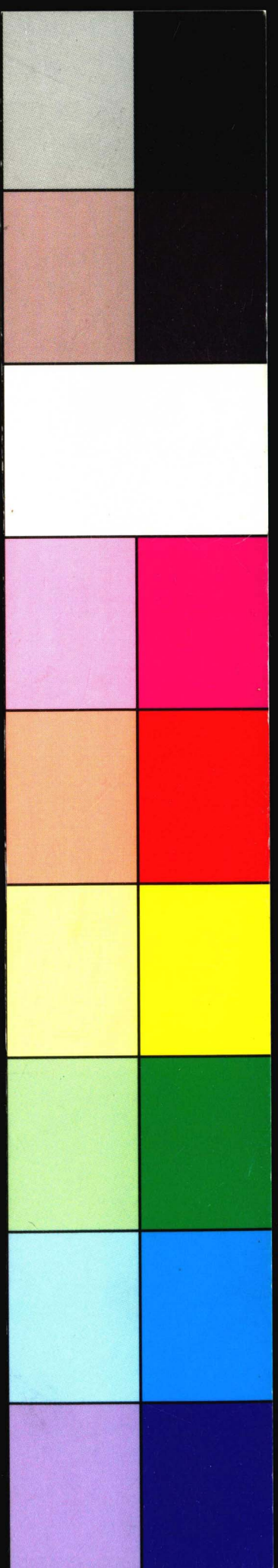
不繫舟漁集

卷九

敬鄉樓叢書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曉日霞光映赤城瓊臺天近碧雲生世間車馬紛如螳誰聽仙人弄玉笙

清港渡

清港磯頭坐夕陽蕭蕭隻楊校丁本作雙影寄他鄉天邊不盡青山色若比羈愁愁更長

題獻猊圖

西域狻猊百獸豪照人閃閃紫金毛當年入貢來疏勒誰向明堂諷旅獒

戊子元日客中有感二首

慈烏繞樹聲啞啞新年見汝更思家弟妹堂前稱壽酒吾身飄泊海天涯

生平苦有文章癖老大仍悲歲月增館閣祇今招隱逸吾曹何

日見飛騰

題花竹翎毛四首

棠梨三月吐花齊布穀飛來樹上啼想見小園微雨過春光都在石欄西

梨花沐雨帶嬌羞獨立枝間一鳥幽若遣美人初睡起定應無處着春愁

秋林物色晚淒淒寒雀飛來棘上棲最愛石根青竹好天空不見鳳凰啼

乾坤寥落歲將闌竹葉梅花獨好看可惜幽禽棲不穩霜風日暮羽毛寒

題梅花二首

夜宿羅浮酒半酣霓裳夢裏舞氍毹覺來月在梅花樹無限清

愁落海南

西湖載酒負幽期想見梅花似舊時曾憶倚窗清夜看雪晴月照過墻枝

東坡遊赤壁圖

石壁懸空樹影枯江船載酒鶴鳴孤須知蘇子登臨地不是英雄戰鬪墟

題畫

夕陽凝紫滿秋山松下茆亭只數間獨掉小舟溪上去何人得似老翁閒

白蓮圖

佳人翠袖玉爲容淪落清波恨最濃千載香魂消不得至今化作白芙蓉

溪山秋意圖

古木槎牙夕照間蕭蕭秋意滿溪山東風擬覓玄真子不見漁舟繫石灣

題戴悅齊兄弟墨迹

戴家伯仲舊知名聞道臨池筆意精今日曉窓看墨迹風流鬚見平生

王子猷訪戴圖

月照清溪雪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來往同兒戲底事流傳滿世間

即事漫題十首

日日四原作西劉校一本作四是山黃霧昏時時戰鼓響江村愁看春色隨

流水那得開懷對玉尊

不繫舟漁集

卷九

三

敬鄉樓叢書

年年花發可憐春今年見花愁殺人不是風光近來別祇緣兵戰此時頻

連年築寨向山中曉起俄看野火紅三百壯夫同日死千家居室一時空

老翁憶子哭聲哀婦怨征夫去不回前日山中新戰死昨宵夢裏見歸來

悍吏登門橫索錢人家供給正憂煎官糧預借三年後軍食尤居兩稅先

農父江邊立荷戈無人南畝種嘉禾今年妻子愁飢死活到明年更柰何

竝海居人不種田捕魚換米度長年釣船魚網都狼藉老稚流離哭向天

將軍披甲氣如霓猛士操戈命若絲高坐談兵真莫敵前驅戰死竟誰知

江漢劉校一作海波濤日日生山林豺虎復縱橫老夫僻在深村住恰似春蠶繭裏行

兵革相尋餘十年十人九死一生全近聞關陝王師出何日南來掃瘴煙

煙江疊嶂圖

煙波千里楚天長疊嶂青青入渺茫江上漁舟元不繫祇應招我釣滄浪

八月十六日夜憶何汝樵林希顏追思往事悵然傷懷二首

月滿空塔獨自行思君偏動舊時情少年相見今頭白幾度中

秋看月明

昔年曾憶夜相過共賞清光對酒歌天上月明還似舊故人分散奈愁何

貞婦詞五首

處之麗水葉氏女嫁爲潘家婦處陷女歸家從父母居白巖砦中與弟婦王氏以死自誓賊至王先自經死葉與其妾新葵相隨投大酒甕中甕破因投崖下死鄉人爲立祠焉

白巖山砦白雲根剪紙那招節婦魂澗水流乾崖石爛精靈終古在乾坤

女子歸寧婦有夫妾知事主肯逃逋葉家一旦三人死貞烈同門絕世無

玉質追隨捐絕壁悲風蕭瑟起長杉舊傳古嶮青楓嶺今見高樓白石巖

紅巾攻破處州城多少男兒入虜營何似婦人能守節千年英氣死如生

白石山頭貞婦祠鄉人時節薦香粢憑誰收拾春秋筆節義堪爲後世師

題蟹

昔年作客到淮陽飽食霜螯一尺長幾度春秋橙子熟樽前空對菊花香

子昂圖

風動秋山日已晡舊時林苑盡荒蕪王孫去國猶無恙解寫江南竹樹圖

秋雨四首

九月以來天色晴一朝風雨悶還生客鄉白苧那禁冷滄海歸舟未可行

墻邊黃菊開正好曉來雨過盡離披客裏寧悲秋色老遙憐打損故園枝

雨脚黃昏萬點齊只愁入夜更淒淒家書可忍題燈下歸夢那能到屋西

老親憶子海城邊舍弟思兄風雨前秋水夜來添一丈枯溪應

望下灘船

此首原脫
劉校補

棘上雙禽

幽禽竝立羽毛齊日落風寒棘樹低擬待洛陽春色好牡丹枝上伴鶯啼

劉景玉贈蕙花口占絕句謝之

故人曉剪盤中蕙遣致雙枝几案前祇恐鼻根勾引慣朝朝準擬送新鮮

景玉和韻來覓荷花復成二絕送花與之

荷花花落蓮房在不似蘭蕙殞風前謾遣數朶供玩賞深憐佳實倍芳鮮

覓花仍許為開筵瓶罐應簪置席間

楊校孫仲容先生云間疑前之誤

但得雙

樽浮綠蟻不須多品競紅鮮

贈星士陳光大三首

有客布衣紗帽烏相逢華髮更清癯曾聞歷卜青雲士他日還應到我無

愛汝讀書不作吏少年蹉跎今老成日日開簾肆中坐高談禍

底用羸糧去遠遊只將奇術動公侯京都春色濃如酒三月鶯
花滿御溝

題水仙

深冬霜雪送年華野草全枯未作芽賴有小園春意在新開無
數水仙花

送牛德大三首

送別都門酒半酣綠楊芳草憶江南故鄉聞道風塵起欲寄家
書不忍函

四月西湖景最奇使臣行役到家時畫船載酒輕輕蕩紅袖籠
笙細細吹

據題脫一首

蘆溝曉月圖

蘆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日照青波氈廬亦有江南婦愁聽金
人出塞歌

翎毛

幽鳥毛翎也自奇竹邊孤樹立多時祇今何處無羅網落日空
郊慎所之

陶隱居畫像

註就神農本草文高風欲寄大茅君羽衣不受人間聘句曲山
中多白雲

李息齋竹

薊丘墨跡重今時一尺琅玕價不貲想見小窓秋雨後酒醒貌
得過牆枝

覓薰香

君家自造熏香品絕似番禺船下來謾遣小詩從汝乞已溫微
燼待人回

乙巳元日客中二首

去年新歲客東甌今歲新年閩海頭北望家山三百里南風何
日送歸舟

老鬢慵梳添白髮客樽強飲對新年此身那似山中鶴夜夜歸
棲碧樹顛

久雨二首

新年新雨連殘臘一月渾無一日晴曉起鶯聲都寂寞寒深柳
眼未分明

春來殺氣連天地海內民生寄甲兵獨客倚欄愁更老隔牆時

聽午鷄鳴

藏春亭四首

倚闌祇見四山青竹外牆扉盡日扃絕愛園林風景好韶華都
在水邊亭

亭前花木滿園栽李白桃紅樹樹開春色惱人渾欲醉雙雙飛
蝶過牆來

細聽流鶯宛轉歌對花不飲奈春何日斜醉臥堦前草不覺沾
衣柳絮多

好花園裏四時開誰道春光去復來但得玉壺頻送酒不妨日
日共銜盃

春日送別

昨日相逢今日離東風回首日遲遲春深應有梅花在別後何

妨寄一枝

題顧仲華扇就送之京

好向山中草屋幽
晚涼隨意到溪流
憑君爲問金臺客
何似漁翁不繫舟

題明妃圖

明妃出嫁離長安
撥盡琵琶悲遠天
自是生爲延壽誤
至今死後畫圖傳

題畫

華蓋羣峯雁蕩南
夕陽雨過碧雲
劉校一本作於藍秋風八月涼
堪倚拄杖穿雲看石楠

不繫舟漁集卷九

不繫舟漁集卷十

陳高子上

序

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別宗支叙昭穆定長幼辨親疎也流派雖分而其原同出乎一子孫雖衆而其祖未嘗有二以吾祖之一身而爲子孫之千百非譜曷以明之然觀今世昌盛之家族之無譜者固多矣有譜而泛及乎遠者亦多矣族而無譜則不知其本始之所自忘其祖也有譜而泛及乎遠則指他人之先以爲吾之先誣其祖也爲子孫而忘其祖非仁也爲子孫而誣其祖非智也二者君子之所不與也陳氏自虞帝以來不知其幾百世矣而吾族則在五季時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遷居平陽今已

四百餘年入宋爲鄉之望族族舊有譜亡失於大德丁酉風潮之變高生也後志在修輯而無所考見乃廣詢諸族之故老及檢尋先世遺簡殘幅略得其宗派流傳之一二因次序之以爲陳氏之族譜焉失其名者則闕之而猶著其字傳疑也得其實者則謹而書之傳信也斷自始遷以下而又及夫居閩之世蓋不忘其祖而亦不敢誣其祖也嗟夫先王之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推而至於睦其族在上者既立之宗以繼之又有不悌不睦之刑以糾之故服雖有降而凡同族之人無有不相親愛而未始相背棄也降及後世澆僞日滋而上失其政富貴而驕勢利而爭甚而手足同氣猶相視如途人而况于服之窮乎况于數十世之遠者乎爲吾族之子孫者盍亦思法古人之厚而戒今世之薄乎此高所爲作譜之意也

易書二經通旨序

予友趙君伯起

楊校注孫仲容先生云趙伯起名良震平陽人見蘇平仲集東谷先生墓銘

著易書

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爲天文地理細而爲制度名物微而爲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決嗚呼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諷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瞠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蹟貫穿融會解其肯綮剖其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越裳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於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爲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

學者讀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幾而動不違乎時則深於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考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修己治人則深於書者也若夫迷溺於文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爲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于後學也哉

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旨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于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

不達其意其于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爲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歧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緝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異以爲高好奇以爲尙爲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爲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爲道也庶幾矣

顧氏文錄序

顧君仲明

場校注孫琴西先生云蘇州府志元常熟教授顧元龍字仲明至正十六年則仲明蓋名元龍今平陽志

人物補遺有顧仲明任教授而不詳其名錄其先世雜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題曰

顧氏文錄而俾高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辭摘章摘句雖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來唱酬藻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於人而流傳於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望族蓋非一姓而顧氏尤爲時所宗自他姓而觀其位固有顯焉者矣其貴固有厚焉者矣其子姓支派亦有蕃楊校丁本作鱗衍衆多焉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於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

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場屋者比肩駢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爲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序一二於千百耳簪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無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於一時者卒不免於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錄者亦可以自勵矣是編以錢唐主簿君上蕭侍郎書爲首書中所論朋黨事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廉頑立懦使讀之者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爲人此又顧君托始垂訓之深意也豈徒曰文詞云乎哉

王季修字序

王君福慶其字曰季修翰林承旨夔夔公爲作大字書而當代名公敷繹其義以爲說言夫修德致福之道詳矣季修揭諸座

右以朝夕觀省焉夫男子冠而字所以尊其名而責其以成人之道則爲之字也不寓夫儆戒之意乎於字而寓夫儆戒之意則聞朋友之稱之也其心豈不惻然思有以踐其實乎古人盤有銘几席刀劍戶牖有銘蓋所以自警也今也耳朋友稱己之字而目諸公訓告之辭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比之銘盤几席刀劍戶牖以自儆者奚以異若以朋友之稱字爲尊乎己而銜諸公之文以誇乎人夫豈季修之意哉

吳氏世譜序

古之人尊祖而敬宗敬宗而睦族民俗之所以厚也夫自一人之身支分派別而爲千百及其久也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服與親盡於是始相視如途之人歷世愈遠疏者益疏甚至於富而役貧貴而奴賤遂令同宗共祖之人而爲傭奴役隸之屬其故

何哉由圖譜之不明也是故族必有譜然後知夫派之別也而其源同支之分也而其本一貴而不敢遺賤富而不敢忘貧則民於是乎不偷而俗且歸於厚矣然則族譜之作乃所以序昭穆辨長幼別親疏而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舉在於是其所繫顧不重歟嗚呼王政不行宗法廢久世道下淪日趨於僞簪纓胄胤降爲皂隸故家舊族有譜存焉者寡矣而凡同姓之中或貴且富則以貧若賤者爲非其族而藐焉不知恤故吾每觀人之族譜未嘗不興感於斯也吳氏之先自閩遷平陽今十有六世矣其顯名於世則有太常博士白齋先生蘊古及

劉校及下一本有今字

登仕籍者若干人世譜所載支派非一而疏遠弗遺後世子孫於吉凶合族之際考諸圖譜以明尊卑夫豈有富貴貧賤之相棄而不相睦也哉此蓋古者敦厚民俗之遺意固君子之所尙

也因爲之序其端使覽吾文者或有倣焉則孝悌之心豈不油然而生乎

徐氏族譜序

譜所以紀世系也氏所以辨宗族也族久則世遠世遠則親疏非譜以記之則同宗相視爲途人曷知所自之本於一原哉晉宋以來遂分差次歐陽公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爲次自高曾至孫五世而一遷蓋以上下雖或不可見而知之亦可以聞而知之庶不失於虛誣楊校原作無之誚也坊郭徐氏一十七世孫士琦明蔡氏書肆進士業出家譜屬予序之予惟故家舊族之子孫所以歷年愈久而愈繁者皆由祖先積慶累仁而致之也徐氏自晉天福間於閩之秦川徙居平陽縣西其後散居不一獨邑居繁衍登名桂籍代不乏人故志稱昆山下

孔徐多青紫則其世族可知矣今士琦復能修葺舊譜使根株枝葉燦然後人溯流求源可坐而致是亦孝之大者也吁祖宗以孝義之積而致族繁子孫以孝義之推而修典備古人致重於斯詎不信乎若士琦者可謂賢矣於是乎書

山中白雲詩序

天下之物凡可以適意娛情者苟非其所有則必將盡心力以求求而且不能必得苟得矣又慮夫攘竊之患重固扃鑰惟恐其有窺而伺之者而人方且因而肆爲爭奪使之不得以有其有是則物之可愛玩者適足以累夫人耳若夫不勞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譽有之而人不爭此山中白雲所以爲可貴也然世之人鮮有知愛之者惟方外清幽之士時有取焉浮圖宗旨南居玉環之靈山遺塵垢絕世紛金璧珠璣之寶錦

綺闕翠之華象齒犀角琛貝外國之珍乃世之所愛所玩者舉
不足以易其性情汨其心意而獨扁所居室曰山中白雲其好
尙可謂異矣且夫雲之爲物其來無方其去無迹舒卷自如變
化靡常或隱而藏或散而雨千態萬狀若有若無可玩焉而不
可執可望焉而不可即旨南閒居是室結跏而坐由禪定起觀
白雲往來於山谷中漠漠乎與身同虛湛湛乎與世同寂浩浩
乎與之俱游於鴻濛之上悠然獨得其趣而豈世俗之所能知
哉旨南旣以之自樂又求能詩者歌詠之且徵言於予故爲之
序引使知旨南者觀於是詩而有以見其志之所在其不知者
亦可因是而得其爲人矣

望雲圖詩序

凡爲人子之愛其親也在乎左右則敬養之禮備違乎膝下則

思慕之情深故雖顛沛流離之際耳目不及夫形聲之接而所
以思其親者曷嘗頃刻忘哉昔者詩人於行役之勞而不得終
養也則有陟岵之篇蓼莪之賦發之於性情形之於歌詠使後
世讀之者感慨之意猶不能已又況於身處其地而親歷其事
者乎常熟繆侃叔正世居於海虞山之陽至正丙申春二月江
城陷叔正避地荒野時父仲素君爲掾江浙故父及弟皆寓居
杭秋七月寇犯杭城二弟相繼沒於兵若疾叔正攜妻子入杭
省覲居無何三關有警乃奉母渡浙江僑居會稽之柯山旣而
杭城克復母氏復返父所叔正方從事浙東帥府縻於職守弗
獲歸侍而仲素君於己亥歲丁大父憂自杭歸常熟之故里明
年庚子叔正且自四明從事來溫去家千里道途阻兵父子相
望各天一涯十餘年間其得在侍側者僅留杭數月耳叔正每

以不獲奉溫清進滫瀡爲恨對人言之則歔歔太息乃取唐狄梁公望白雲思親舍故事俾洪元質畫其故鄉雲山之景及所居之室曰猗猗堂者以爲圖題曰望雲而士大夫之相知者又爲賦詩以述其志并寫於上叔正朝夕掛圖寓所想像白雲親舍之似而諷誦朋友所賦之詩儼然若身處乎虞山之下而聆警欬於父母之前可謂不忘其親而切於思慕者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而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叔正之思親如是則孝敬之心常存而所以奉父母之遺體者必將無所不至矣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予故爲之題辭抑亦古人序詩之意云爾

太史氏家譜序

自因生賜姓之後生齒日繁而居族日衆由是以字爲氏遂以爲族周末秦漢乃用氏族爲姓或以國或以官而姓氏之源流

益難別矣故有同宗而異姓亦有本異而末同若虞陳胡田之同出於姚商殷宋孔之同出於子與夫周魯鄭衛同出於姬之類凡此皆同宗而異姓者也王姓出周太子晉而魏信陵君之後亦爲王馬姓出趙馬服君奢而馬矢氏之後亦爲馬劉出劉累爲堯之後而項伯婁敬賜姓曰劉劉聰亦自姓爲劉至元魏高齊後周隋唐以迄於今或賜以國姓或改從華姓或往隨母族凡此皆本異而末同者也是則族之廣者益多渾淆而莫考其實矣又况近世家乘族譜之作往往夤緣攀附忘其先而冒其祖吾其敢盡信乎若太史者其支派傳次譜雖弗完而族亦稀少然初未嘗有雜而亂之者也按太史得姓自齊子餘始見載記其後顯者戰國有齊大夫敷三國時有建昌都尉慈吳郡太守亨蕭梁時有楊州文學叔明都尉初從江南文學居吳興

傳至承事府君基復還臨安承事之玄孫曰玄出其所著家譜以示余且曰自吾先世得姓以來今已二千餘年矣文學之後迄無聞人且世次之微久將湮沒而後嗣無所考見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玄之用心亦可謂遠也已夫盛衰消長理若循環太史氏之微也久矣焉有微而弗著者異日蕃衍盛大其必在玄之子孫乎

美陳國英修堰詩序

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按平陽志薦舉陳文俊字國英陳營人官至元帥

府僉事或即其人又孫仲容先生云石本陳君惠澤記云君名文俊國英其字自號蒼雪道人

溫之平陽濱海爲州州之南爲長港港之南有田四萬餘頃皆膏腴也當山斷處津渠通海楊校海字據孫琴西先生校補丁本無潮汐所往來並海之鄉田不可稼宋嘉定中鄉人林君居雅始爲堰八十丈於津流入海之衝外障海潮內蓄清流數鄉之人咸賴其利元

至正三年堰壞屢修治弗克完農民失業歲以薦饑越五年岳

侯伯仁來知是州將召民致其役州人陳君國英素有孝

楊校丁本

好作義名聞之奮然以爲己任乃率衆趨事散財募工晨夜戮力

營之逾時堰成而尋復壞衆且縮手君獨勞心殫慮百計作治

至於不遑寢

楊校丁本作寐

食不避風雨靡怠益勤竟獲僭功舊規克

復於是鄉之父老咸曰其自今歲且有望吾無患饑矣陳君之

惠其可忘哉而文士遂相率爲詩以稱道之予旣美陳君之勞

而嘉吾鄉之蒙其利澤也故爲序之而系以歌曰悠悠巨海兮

漭漭洪波山斷水交兮潮汐奈何溢於川源

劉校一作原

兮甘泉爲

鹺自古有田兮不可以禾昔人經始兮陘以沙土堰其要衝兮

以防以禦爰得清流兮漑我禾黍食我農兮實我庾歲旣遠兮

決壤饑饉薦至兮爲我農害思昔人兮誰復繼維茲有土兮爲

我農惠沈土萬簣兮下石千艘再毀再成兮其役孔勞隱以金
椎兮既完且牢斷絕鼃鼃兮捍遏鯨蛟誰實爲此兮利我農畝
前有林公兮陳君在後自今以始兮歲其大有吁嗟斯人兮惠
我孔厚

楊校注孫仲容先生云子上別有陳君惠澤記亦爲國英作
者至正十五年刻石今在平陽金丹鄉余據拓本補入戴教
授咸弼東甌金石志第十一卷此集失收當據補錄

陳君惠澤記已據東甌金石志補錄於本集十二卷末黃
羣注

不繫舟漁集卷十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陳 高 子上

贈送序

送林希顏歸永嘉序

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希顏名齊見本集竹西樓記平陽志入文苑汝樵

名岳亦見本集而平陽志不詳其名允心名無考

余少時不知論學取友年弱冠而得林希顏氏既又得何汝樵
氏陳允心氏凡余在鄉井所與爲友者僅止此耳而余知讀書
爲文不自暴棄而流於鄙俗者則希顏之助余者居多焉其後
余辭親戚去故舊而來遊於浙之西羈旅數歲思向日之所相
好者則邈乎其懸隔千里而不可得見也六年冬十有二月希
顏來吳中忽過余於舍館握手道故感慨疇昔而相視則已俱
壯大侵尋入於長老之域矣余以學無成功行不加進將欲廣

遊道廓

劉校本作擴

一見聞蘄有所樹立是故孟浪江海日復日月復

月歲復歲不自知其年之邁也可勝嗟哉希顏之來志亦且有
所爲而以其愛親之故不欲契闊於溫清之奉也居無何復轉
而東歸余雖愛慕欲挽留之然於義烏可得哉大凡士之學古
道思以自別易劉校本作異於庸衆者雖身在困約而出處行藏之
際至不可苟也蓋出遊則以充耳目之接泄胸中之蘊親賢士
大夫名人鉅公以成其材而居鄉則供養父母篤於宗族親戚
閭里以周其行二者之勢常不能兩全然則若何而可哉蓋以
較所輕重而行之耳使居鄉而父母之情樂居焉可也出遊而
親之志安出焉亦可也視其孰爲重孰爲輕而爲出與處之計
焉夫豈苟也哉今希顏之歸誠有得其重者第其跋涉道途乍
往乍返爲勤亦至矣吾獨將何語之哉林氏世多文人希顏之

從大父碧梧先生嚴父伯輿先生皆飽學篤行君子也若歸而
朝夕侍焉而又窮究經籍尙論千載則所以成材者又奚必千
里之外也耶楊校丁本作即永於其行姑序以爲別善於詩
者歌以系之嘉集內編亦作即

送吳起元之金陵序

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爲士大夫淵藪朝廷耳目
之司在焉其達官往往知禮遇賢才拔引士類是故世之懷蓄
知能思自奮者不之京師則之金陵也永嘉吳君起元以壯歲
耿介之氣知讀書習律令抱負所長憤不見知於時毅然去鄉
邑泝浙江道毗陵方且適斯土將以覽江山之勝發洩其胸中
曳裾候門蘄有所樹立夫豈流俗落落可比耶起元伯父博文
先生季父近仁先生皆嘗典教于常兄起東久職教成均多爲

顯者所識使起元而無所挾也人猶將愛敬而樂先道之而况其爲人有如此哉以起元之耿介若是抱負若是而今中丞公及諸僚屬又皆時之選汲汲求訪遺逸不暇吾知起元之往必有所遇也已余與起元同里居又同爲客於其行而來徵言也故送之序而系之詩曰白日照綠水蘭芷發馨香游子有遠行采之以爲糧手提太阿劍被服白玉璫豈無當途士致汝青雲旁

送高彥平知高郵府序

知府位四品視一府爲長官凡政事無大小必所決簿書不得署不敢奉行予奪譴呵唯意所向得其人則一境安否則吾民受荼毒其爲職亦甚重矣五年秋大名高公以無錫知州轉知高郵府高郵界長淮以東轄縣三上隸大省舊稱有魚稻之美

俗厚而勤稼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民困於饑俗浸以渝姦盜滋熾其爲理殆難當道者重其選故屬之公蓋以公之能爲也予嘗慨今世士大夫鮮自砥礪率以官爲生相與語則曰某所沃壤可爲也某所瘠土不可爲也民瘼利弊一置不問惡乎所謂敬其事後其食哉夫國家設守令爲民師帥崇其秩祿而責以六事若利顧一己如吾民何吾知高公之不爲此也公嘗由象胥氏敷歷中外往往有聲爲無錫三年民安之旣秩滿而居是邦家無贏楊校丁本作盈貲其爲人可知今之往吾又知高郵之民之受其惠也公雅重儒士無賢否皆禮接故咸樂公之美而歌詩以餞其行

送林伯和歸鄉序

予昔年嘗識黃文舉於鄉愛其才奇崛卓犖志大不羈爲文若

詩率不事故常語遂與之相好也前年春來勾吳始識林伯和氏則黃君之門人也伯和爲人大率如黃君而歌詩又似焉余既與黃君友善故亦與之游然伯和抱負磊砢爲客幾十年未嘗一旦少得志每令有識者恨之歲五月揭而東歸過予言別予雖知伯和最深然亦齟齬於世顧力不能推挽既惜其去而獨深喜其歸也凡士之懷蓄利器出遊無所合往往困心衡慮知自磨礪以求實乎內暨其老於世故矣然後所就者遠大宏達與夫壯歲得意而暴用其氣以無所樹立者相去何如哉今伯和之不遇時惡知非天之欲福之耶子歸力取聖賢書讀之與若師相敦以古道自任勿以外物戚戚攝於中則他日之所成必有大過人者將於是乎在余志乎此而未能余有愧於子矣於其行知伯和者各爲詩以餞予故引而序之

送磨上人序

道原衍公主德藏之明年寶磨爲典客事其七月歸吳乃辭於常往來者皆歌詩以餞之予不可無言也磨出於天泉澤法師之門法師賢也來游於衍公之門衍公賢也二師之交游多四方之士其士皆賢也磨於法師爲嫡孫於衍公爲從游於四方之士曰與交接則磨又賢也而與爲方外友予得無言乎夫蓬生於麻而直曲木生松柏間而連卷詰屈物固有化有不化豈非以剛而自持不若柔而自勝者乎故夫人之與賢居而能如易之所謂順以巽卑以自牧者雖愚尙可得而化而况於賢哉今以磨之賢而所與從事者又皆賢苟能遜志會衆善以充其學其庸可冀乎昔宋有寶磨師以文行爲蘇長公所重至今人稱道之又惡知繼之者不在於子也耶勗之而已耳於其行故

以此告之

送曾子白員外序

楊校注子
白名堅

天下賓興之士由鄉而貢之禮部者歲大比不過三百人其與禮部之選而升之天子之廷獲奉大對授官爵者不滿三之一焉夫以區域之廣億兆之衆越南燕北之所至日月出入之所近所取之士若是之少也而一科之中有能灼灼以事功顯著爲時所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焉是則人才之難而不易得也較然矣至正十四年左右榜進士及國子生之中選者凡六十有八人是科最號爲得士其散於四方赫然而聲譽者蓋班班可數也而求其學力之精深文章之富麗秉心之方正持己之端恪未有若曾君子白者焉十八年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畧江南慎簡僚屬以爲之輔於是曾君以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爲從

事官越明年君以褒賞功績之命自閩來溫之平陽宿留久之予與君有同年之雅時方臥病家居當兵革艱難之際而處海濱遐僻之鄉喜君之至於此也乃數數過其所寓講明道理商榷古今暇則相從杖屨訪林谷之幽覽泉石之勝而君每談及天下事未嘗不慷慨太息而歛歛也大抵儒者之在今世得柄恒輕而責任恒重方其無事之日固有以先見夫成敗之幾可以有爲而曾不得其柄言之於人則見以爲迂闊而聽之藐焉及夫海內多故紛擾動勤其勢日趨於壞爛而不可救然後始求儒者以爲用而又動輒有所牽制使不得以盡其才則復從而咎之曰多論議而少成事儒者蓋不足與有爲哉嗚呼士大夫之生於斯時也其將卷而懷之耶抑亦出而任其咎耶曾君蘊才德之美抱設施之行且其籌策謀謨亦足以成就勳業而

共事者所見率督

劉校本作多

異同卒不得伸君之志故知君者咸

爲君惜之雖然有猷有爲之士布列於顯位言聽而計從則能亨天運之屯萃人心之渙今朝廷方更張以復太平之治如君之賢必見優禮而尊用由是而行其所學進忠讜於廟廊之上而下膏澤於寰宇之內此則吾黨之所深望於君者矣君之還京師也州之人士咸不忍其去相率爲詩以餞之而高爲之序

送周尙文歸吳序

吳郡周尙文侍其父來平陽平陽之學者無不友而愛之予向日遊吳盡得與其賢士大夫接今以兵戈道梗歸耕於鄉離羣索居之際而得尙文焉故尤與之相親厚一日過予愴然而告曰旦日將奉親以歸且與先生別願有以進之也予既與尙文親厚於其行也惡得無情乎情動於中必形於外又惡得無言

乎夫士之所以自重者由其有禮義也交際之無失有禮存焉耳出處之不苟有義存焉耳世之昧於廉耻者不知擇其所從蕩然失已而不顧蓋非迫於饑寒則誘於紛華而已然亦鮮有不貽後日之悔而取當世之譏者也尙文材質甚美而恭謹有文居貧困之中未嘗苟有進取是其賢固可尙已今茲之歸其鄉也養親之暇其必勤於學而勵於行堅確其守而不易乎其初非禮之舉雖細弗爲也非義之得雖大弗居也夫如是則充乎內者既至而其所就必將有大過人者矣

送顧仲華督漕入京序

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仲華元龍弟見宋文憲集題顧主簿上蕭侍

御書後當考其名

國朝歲漕東南之米數百萬由海道以達京師米之所出多仰吳郡數年以來寇盜梗化吳郡之米不輸海

楊校丁漕

運之舟不

發京師外饋軍旅內給百官俸祿糧餉乏絕上貽廟堂宵旰之
憂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周君楊校注周君名誠以省臺之命分
鎮平陽綏降討逆境邑以寧艱勤累歲克底成績乃謂京師天
下之本而國用以食爲重爲臣子者豈容以遐僻方外而弗究
弗圖若得漕運之達無問多寡庶幾可以率先遠近守土之臣
咸供饋餉以成戡定之功乎由是哀諸境內得米若干石載之
巨艦浮海以漕爰命顧君仲華曰吾以職守所糜不可以親往
子其爲我行哉仲華毅然承命初無纖毫難色趨裝戒程略不
以家事爲意涉風波如履平陸真可謂男子也哉君子謂周君
于是舉也忠愛不忘乎國顧君於是行也義勞不圖其私使爲
臣者皆能如周君其有不盡其忠者乎爲士者皆能如顧君其
有不勇於義者乎忠也義也人之所尙而天之所佑者也仲華

到京之日朝廷必有以嘉其勤而寵賚之韋布而往衣錦而歸
其在茲役矣是鄉之文士咸壯其行相率歌詩以餞而陳高序
之

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

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景玉見平陽志薦舉按景玉

字也當考其名

仕於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古道化民善俗者惟
學校之職爲然凡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師師專掌教養子弟事
郡守縣令治其郡若縣之民政事刑罰咸出守令而教之以詩
書禮樂使知廉耻退讓明孝親弟長之節則必由於師故有賢
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爲治不能爲善治縣學之師曰教諭主教
一縣則爲職亦重矣然其秩祿曾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
輕授而下以慢爲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苟延月日以希考選
不繫舟漁集

甚者至糜廩庾之委積而撫其贏以爲己私是豈皆其人之過亦勢

永嘉集內篇作亦其勢

然也間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爲教者不

過循當世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子程文第其高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爭先科目銳於進取出爲國家用然而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聞舍本而趨末其於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是而望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弊矣同里劉君景玉以帥府檄爲婺之金華教諭景玉明經而富於學其智足以謀其強足以立敏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必能易時之弊盡己之職而與令共興善治者矣景玉嘗抱利器試於有司屢爲其所抑今居茲職宜若有不屑焉者然官無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以所處之卑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玉往而加勤焉俾教彰於一邑聲流於四方豈非予之所望於

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優爲哉夫庠序之教世俗以爲迂而有識者以爲急頃者寇盜煽孽赤子化爲蛇虺有司以文法治勿勝卒至用兵戈彌薙之若使教之有素則民有恒心莫不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於邪僻以犯非義乎立民防而導其善其於治化夫豈小補哉

永嘉集內篇作小補之哉

景玉之行也士友

餞者咸相率爲詩予故言教人之事爲君贈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焉

送子文張君之莆田主簿序

州縣之職最近民而親焉凡民之理亂肥瘠恒必由之自寇盜擾攘以來兵革日用芻糧器械之所需咸於民焉取具武將悍卒惟暴戾恣睢是務不顧民之荼毒動趣迫乎有司有司或應之稍緩則凌辱備至故州縣之官雖名剛介果毅不畏強禦者

亦莫之能抗也由是不得不移其疾於民以紓己責日施箠楚於瘡痍膚體之上而嚴督其所出貪墨之輩又竝緣爲奸則民於是乎重困往往弱懦者流離強梗者反側遂令安靖之區凡吾赤子皆化爲敵者良以此也然則居當今之世任州縣之職而欲其道之行志之伸也不亦難矣乎雖然君子之爲政未嘗無其方也苟設心於愛民民亦未嘗不受其惠也師旅征斂固不可以不給而凡出乎民者必使之均平無所偏頗而又推惻隱之意以取之則民雖重困而不吾怨寧竭其貲力而禍變不生可以保境可以全名此誠有職乎州若縣者之所當知也里人張子文將爲簿於興化莆田子文之從仕非無意於民者也而適遇時之多故則其難蓋十倍於平寧之日矣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鈍之器子文可不盡其心乎哉莆田爲邑濱於南

海雖不罹兵燹之患而供億之繁夥蓋有不能免也當斯民困弊之餘而賦斂之必均撫摩之必至使之與吾同其利害休戚豈非近民者之責歟子文之於爲政固不待予言而知矣而予又以是告者憫夫世之居職者不知恤乎民隱以致若是之紛紛也故因子文之行有感而發焉

送道士邵澗泉序

江陰道士邵澗泉來永嘉永嘉之大夫士凡與遊者皆稱其可與遊而澗泉之於人也不問賢不賢與之遊者必與親狎予今冬始見澗泉旅邸視其貌粹然而和聽其諧談猶炙轂輻而出不窮其行其居適已自如不拘拘於形骸之內而爲世所桎梏者予甚異其爲人然求其能則不可得叩之則笑而不予應詢之人亦莫之知也其學莊周氏之逍遙者耶或曰澗泉好修煉

蓋明於內金丹藥術者也夫自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有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後世爲老氏學者祖述其語以爲煉形保生之說其法以吾身精氣爲藥物用火候鍛鍊劉校一本鍊字下有養字之謂之內丹丹成者可以長生推原其術蓋出神仙者流方士所爲非老子之道本然也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爲根柢恬澹寂寞爲門戶守雌抱一勿搖其精勿滑其神則自然久生此其要妙者也澗泉學老子法亦嘗得其要妙矣乎如得其要妙尙何假於金丹修煉之術爲又考莊周著書推崇老子大較齊死生一彭殤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反其真貴在乎達生隨化周之論與老子雖若少異然善學老子者莫如莊周後之欲學老氏者求之於周斯可矣澗泉之迹似學周者由其外以觀其中抑亦有得於周乎予少時嘗讀老莊書

今則業於儒術既與澗泉不同道而澗泉之來求予言以爲歸鄉之贈者亟請而愈勤澗泉奚所慕於予者哉予道不足以裕乎已予文不足以振乎人澗泉得吾言以歸無益也雖然世有知予者因予之言亦可以知澗泉矣

送族弟祥遊金陵序

族弟祥早歲在庸衆中能自標異頗涉獵書史於醫方星曆尤所精究向年爲樂清陰陽教諭治職之暇則從師問學與諸儒

生講明經籍縣尹杜君宗儒

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郡志元樂清縣尹有杜繼祖蓋即宗儒甚

器重之比歸見予聽其吐辭論議乃知所趨向識見文采皆非昔日比予深歎美其質之化而喜其習之益也今春予自吳回忽過予言曰祥之齒壯矣馳驟乎鄉里膠擾乎塵俗其何以廣聞見而能有所樹立哉聞金陵爲江東名都邑朝廷風紀之司

所在其達官往往能禮賢引薦士祥將適茲土庶幾其有合乎
予聞其語而壯之且告之曰世之人能自奮拔而致通顯者不
可一二數也雖其無他抱負苟有推挽之力猶且成就况以汝
之多能哉然予所見則有異於是固不容默默於汝也凡士之
求遇於世者求在外者耳不知君子固輕乎外而重於內也予
將語汝以所重而進汝以爲人之道乎爲人之道其必由學焉
予將語汝以爲學之術乎爲學之術力諸己而資諸人今汝之
往而遊也其必資諸人而力諸己乎是故人之賢而有道者汝
則師之其有文者汝則敬而友之虛而之志以求進其知誦而
之言以求踐其實讀古人之書而觀其行事與其用心毋悅於
紛華而易其守也毋習於便佞而蕩其氣也毋口爲禮度而心
實違之毋貌爲恭莊而中則肆焉聞人譽己必反而思曰吾誠

有美矣乎聞人毀己亦必反而思曰吾果有失矣乎毋少得而
盈毋自怠而畫夫如是則日求充於內而不暇計乎其外內既
充矣人不知吾不信也人吾知矣不遇於時無有也故車之堅
可以任重也而人斯載之故弓之良可以射遠也而人斯彀之
苟汝治車而堅矣爲弓而良矣焉往而不爲人所求不此之務
而急急焉以求人知爲事則非予之所望於汝也祥尙勉之哉
祥行至吳吳之故人有問予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必有以發汝
矣

贈周元帥序

兵者所以誅暴禁亂不得已而用焉者故善用之則亂息而民
安不善用之則民受其禍然用兵之善無他焉在乎將而已矣
將得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有度攻守有數夷大憝芟凶逆宥

脅從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將非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無度
攻守無數殘兵以逞以致於失律亡師而殃及其身嗚呼爲將
之道其可以易言哉自盜賊梗化以來有年於茲矣吾觀夫將
之賢者千百人中不獲一二焉其不賢者肩背相摩踵趾相接
也是故城邑之陷壤地之失人民之糜爛流離奸究之縱橫滋
熾皆由乎將之不得其人焉耳然所謂將賢者非專善戰鬪之
謂也宅心之不忠字民之不仁若是者不能已亂而徒以長亂
嗚呼古之名將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僉都元帥府事周君守仁
抑亦可謂賢將者歟君佐其伯氏僉樞公分守平陽總制瑞安
而軍旅之事君實專其任焉嚴部伍明號令必賞罰布恩威馭
士卒如嚴師之訓弟子而愛其民猶慈父之於子也不順命者
俘而戮之有附降者撫而育之一一州之境寇以殄而人以寧君

之力居多由是省臺交上其功於朝自同知平陽州事陞溫州
路總管府判官未幾而復受茲職寵以節鉞之榮重以闔外之
寄功澤被於黎庶而聲名達於遐邇豈非當今之賢將哉使世
之建將旗握兵符者皆能如君之賢則禍亂之戡定也久矣雖
然平陽爲州介在遐僻四鄰皆虎狼蛇虺之區而截然中處保
障無虞用力倍而成功難夫以君之果毅謀略若統率其師旅
以馳驅乎中原其勛業所就豈止若是而已哉吾又未嘗不爲
君憾也今朝廷更張庶事以圖治功汲汲焉求文武士以備內
外之職而陝西行省平章察罕公下兵河南收攬英雋以佐成
中興之烈其獨於遐遠舉君劉校一本作其君其慎守忠貞之
節以副國家之倚任哉顧君仲明君之懿戚也來徵予言爲君
贈予故論良將之不易得而道君之美以致其願望之意云

送劉仲彬序

往歲予在四明樂清劉仲彬自鄉中來以善數學能推人生年月日時多中上官有據權勢者方驕肆得意甚仲彬布數爲言不避去將敗未幾果敗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於術也後數年予歸永嘉仲彬亦自杭回會於真華玄館仲彬爲予言幸爲當道者推舉授官東歸予且知仲彬之有所遇也今年劉校本秋字一本予來城中寓松臺僧舍一日臥病招吳龍元劉校本診脉忽有著道士衣冠者翼如而來逕入予室中揖予而坐予初不識其何人怪而問之則曰吾固棄俗而爲黃冠矣劉校本始吾以術動公卿謂富貴可立致往來吳越之間七年經涉世故亦嘗瀆於死今吾觀世之榮名利達猶春花秋葉耳吾母年老奉之隱居因作養真道院於玉環山鳳林奧中之梅嶼將

以終吾身焉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吾之所賦於造物者既有定分吾已知之矣吾於世界何求哉予聞其言始而甚駭之卒而深喜之而又知仲彬之異於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請謁乎權門大可以獲爵位小亦不失潤屋而肥身舉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習以爲常其不能然者則衆嗤笑之而謂之迂仲彬乃獨背馳於當世不顧人之笑已而甘爲迂焉豈不甚可駭歟雖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笑以爲至迂者仲彬之出處雖不與予同而爲世之所笑以爲迂則與予同此予所以深喜仲彬也予聞玉環在海之中昔之方士以爲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之不知果有三神山與否若玉環者豈即其地也耶方悲世俗之迫阨願輕舉而遠遊他日子或訪仲彬於海嶼之上而要安期羨門以與之接則亦將從子而終老矣因叙以贈之

送繆應龍入京序

臨川危公參預大政以其王大父嘗受薦於故宋知臨江府平陽繆公因曾仲衍來官平陽遂俾求訪其子孫令至京師於是知府之曾孫應龍航海以往鄉人皆以爲榮蓋知生之必有遇也予惟昔人於同年僚友舉主門生世篤通家之好雖遠而不忘俗與世遷此道之廢爲日久矣今危公獨能敦尚古道念先世之交誼而思拔擢其子孫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使天下之人聞公斯舉而感發興起風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吾於生則不容無以告也吾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故君子不患其無位而患所以立今生之齒方壯也志方銳也其質秀以良其氣和以充進取有其階推挽有其人奚患爵位之不至哉所未至者學問之功也生至京師拜危公之後觀其功業之盛文章之懿言

論風旨之詳密而就學焉吾又聞成均之內人才所育生其往而游焉耆碩之儒吾尊而師之俊秀之士吾親而友之而又日讀古聖賢之書以明其理以成其才由是序爵而論官以列於有位豈不於爾祖爲有光乎若然則生之受知於危公也爲不忝而公之舉生也爲無愧矣生尙勉之哉

送林子植入京序

國家用兵以伐強暴十有餘年矣後進師師凡俊秀之子弟其所業者孫吳攻戰之書蘇張揣摩之策也以是馳騫乎當道急功利走權勢至於聖賢六藝之文乃以爲不急於用而莫之習焉夫自道學不明於天下世之爲學者已不能推究本源然而猶幸家諷人誦古聖之經講求賢傳之旨如有豪傑才士由是而興起焉豈不可以造夫高明之域而盡修己治人之方乎假

令不得豪傑才士而使之興起然其心術猶知慎所趨向不專以詐謀權變爲先而習俗頹敗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此其失有自其化有機能幹其機斯可以見其失矣要在乎上之人舉措何如爾故夫俊秀之士有能不爲習俗之所移吾則舉而用之以風天下天下之人其有不從風而化者乎今寇盜就戮文教復興所以正人心所以易風俗蓋維其時矣操時之柄者惡可不用心乎哉林生子植自幼從其師讀聖賢之書探性命之理當俗尙委靡之日而守之愈確爲之愈勤權謀之言未嘗入乎心也名法之編未嘗經乎目也行輩之得志者羣笑而叢議之子植弗恤也故予每稱道其美以矯夫人焉今將往遊於京師子植之爲人非佞其能以求售於人者也京師之大夫士詎有如永嘉集內篇作知子植者哉予固言之以爲之先容使在上者知

而舉之以厲夫後進之學者永嘉集內篇作之爲學者其於正人心而易風俗也亦庶矣其宜乎

送徐天常入京序

同郡士徐天常將之京求予言以自壯予語之曰子亦嘗聞夫釣之說乎世有慕得魚而業於釣者其始也曲針以爲鈎斷蚓以爲餌投竿洲渚之中而魴鯽鱖鰕日充乎庖厨矣既而聞有釣於江湖者其所得之魚乃有大於此焉於是乎以錐鏃爲鈎以鱮鱸爲餌投竿於江湖之上而鯖鱸鰻鯉日滿乎舟車矣既而又聞有釣於溟渤者其所得之魚復又大於此焉於是乎懸數尺之鈎用全牂之餌投竿於萬頃之波而垂綸於千萬丈之流掣吞舟之巨鱗引橫山之修髻然後知夫昔日之鈎其所得者微矣今子以儒試吏於郡自漕府以至於守府非鈎於洲渚不繫舟漁集

而得魴鯽鱸鯉者乎由是而從事帥府舉貳大邑非釣於江湖而得鯖鱸鯉者乎今茲之入京師也大官高爵可掇而取之吾見子之釣於溟渤而巨鱗修鬣惡乎可逃子之鈎餌哉子往矣吾且拭目望子之得魚而返矣然予亦煙波之釣徒也泛不繫之扁舟垂無餌之直鈎釣於寂寞之濱而求希有之魚於茲有年矣未始有得也子之京師而問焉有能持竿從吾而釣者吾斯與之爲友矣

送樓學錄序

予嘗往來道縉雲縉雲在萬山間其山之環縣治者盤鬱美秀其溪自山中來經平地水清而流緩意夫風氣所鍾生於其間必有文雅淳謹之士前年樓君景辰來錄溫郡學與之接察其辭氣信乎抱淳謹之質而文劉校文上一本有具字雅之懿者也不待觀

其行事固已概得其人矣今春予入城日至學宮時四明楊君仲如典教之初三衢程君思齊爲學正凡學之事一新而景辰與二君周旋雅相得所以協力作興者具有條理思齊爲予言景辰在職嘗復豪民所侵田及正土田之籍使復其舊於學校爲有功然後知景辰行事果有可觀者焉予方喜而稱誦之以爲文學師儒官皆賢者庠序之教其庶幾乎居無何景辰以考滿代衆咸惜其去者予則以爲士之仕也將以有爲也居下位其勢不得專而不可以爲劉校一本有爲人才之屈焉者多矣如景辰者假令得可專之勢其設施宜有出於人特以職之微而所建用未甚磊落耳今四方武備未弛國家以用賢之急藩臬大臣往往起人於布衣而加之不次之位智者獻其謀勇者効以力景辰自茲以往豈無知而舉用之者則其爵祿之顯榮聲實

之流布殆未易量也區區校官惡足久爲景辰淹哉於是皆相率爲詩以餞其行而予爲之序

送章氏二生遊國學序

朝廷稽古以建國學其師儒皆極天下選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焉絃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極講明周旋揖遜必中規矩祭祀獻酬必正儀式月考季試必嚴其程度屬辭角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率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遜志焉其出躋膺仕立勛業者往往而見蓋國家所以造育人材之地而子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弼善少而知讀書爲學齒且長矣處鄉里間苦於聞見之局而行藝之墮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尙也已然京師繁華之會

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車接轂馬聯鑣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伎雜處逕巷覩侈靡之色則目眩於視聆曼衍之聲則耳熒於聽其中焉有弗搖者乎故成均之內雖可以化質而成材而志之未堅定者亦易以喪已况自大學之道廢而不修爲教爲學者記問文詞之外無爲焉學果爲己乎聖賢之言人無不口爾孰若芻豢之甘焉者哉弼也善也其亦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勿慕焉也縱而嬉遨

楊校丁吾勿狎本作遊

焉也道德之尊者吾師焉行業之懿者吾企焉內焉義理之求而外焉威儀之習夫如是吾將見其質之化之速而才之成之易也爵祿之至乎何有今夫子弟在家多恭謹以自持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於居而學墮於遊世之若是者衆矣然則吾於二生之行也惡得而忘言耶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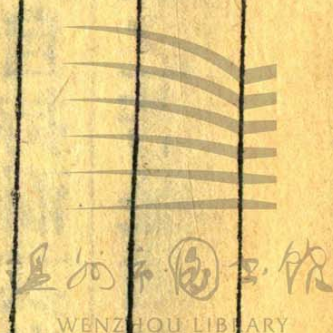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陳高 子上

記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師弟子有廩膳士之貧者有養春秋釋奠有簋
簋俎豆之實苟歲之所入無以爲出則庶事闕遺師生曠業而
學校廢矣平陽舊爲縣瞻學之田素寡後陞州更設教授員厥
費倍昔而田弗加多歲所收穀以石計者不過三百二丁奉祭
之贏教官祿且弗給是故訓導之師恒虛其席而弦誦之聲未
之嘗聞前後之職教及守土者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爲至
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爲教授慨然以興起學校爲己任越
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普刺金孔汭行部閩廣取道於溫三



月之吉適臨是州乃蒞學宮虔謁於先聖先師遂登講堂慰勞
多士宣布德意環列觀視罔不欣肅因覩學師缺員生徒稀鮮
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廩空匱告二公惕然曰崇學尊教實我
國家盛典而勉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於副元帥
周嗣德曰自吾入茲境民若不知有干戈焉者子之保守撫綏
斯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內用武之日吾民得以安居無事必須
庠序之教使之明人倫而知禮節匪爲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
蓋以教民而田弗充於贍士劉校士下一奚由興盍圖之元帥
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其入專爲師弟子廩
膳費而俾來徵記於余余唯學校育才之地凡子弟來游於是
者將以漸摩乎理義之訓涵泳乎道德之源少則習夫洒掃應
對進退之節長則業夫修己治人之術始之爲士終之爲聖賢

其所以爲教而學者闕大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闕乎而
凡師弟子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爲教之本與夫爲學之道乎
異時吾見禮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有以孝親而悌長出
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增田之功有補於學者豈小乎哉蓋
非御史之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拓其規陳君之志
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久遠夫孰曰不宜至正二十年
秋七月望記

棲雲巢記

人有居於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爲巢而居矣自上棟下
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於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
足以居也詎庸處危巢以取顛躓哉楊校哉字元予來華亭乃
聞有巢居者意其必避世俗離人羣而與鸛鶴竝棲於叢木之

上也及往窺其居則爲屋數楹深廣丈餘而表其名曰棲雲巢
怪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疑吾之名室乎夫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內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九
埏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容膝又有異乎
鷦鷯之巢者哉然則吾之茲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
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焉惟白雲往來其門與吾同處同休
吾游而嬉雲兮我隨吾倦而息雲兮我即我臥雲衾我坐雲蓆
吾依雲而棲而雲之與我未始相離也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
吾之巢爲小乎大而觀之萬物以天地爲巢天地一巢也寄吾
巢於天地之內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吾又泛觀乎天下之物
苟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復靳於人惟雲
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以吾貧而獨與吾親取之以自怡而

人莫與爭吾將始終與雲棲乎是巢之中澹泊乎相安逍遙乎
無爲世有知我者必且以我爲有巢氏之民予於是釋然而喜
謂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爲子筆之遂書以爲記巢之主
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至正甲午八月朔
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爲鳳奧鳳奧之野多山其最
大而特起者爲許峯許氏世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
之屋曰碧山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面許峯
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乎其旁若虎蹲鳥
厲壁判圭峙其近可按而撫也卉木春榮松柏冬秀朝雲飛白
夕陽凝紫奇態殊狀旦暮萬變景物之勝咸萃於斯憑檻而觀

楊校丁隱几而臥
劉校一本不待登高涉險而鳳輿諸山舉在乎

本作觀目中大抵因勝概於丘壑者多在寥闊之境崎嶇狹隘人迹

所罕至誅草茅墾荒穢然後築室而居焉自非遜世絕俗之士

未有久而不厭者也今斯堂在衆山之間而宅乎夷曠許氏之

族繁衍父子昆季蘭輝玉映貴游之士亦復數有至焉者早晚

會聚時節燕飲歌詩誦書奕棋鳴琴寢處游息衍衍如也與夫

居岑寂而逃虛空者豈不相去遼絕哉嗟夫碧山之幽與斯堂

之美世之好奇喜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千金致之而不能得

今景文獨善劉校一本擅而有之然則前人之來胥宇而貽孫

謀者亦可謂弘遠矣許氏之永嘉集內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

年代有聞人在宋時有自進士至郡守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

望蓋其清淑之氣又有以鍾乎人非但所居之勝而已也景文

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數佐官府討賊有功傳曰公侯之子

孫必復其始將於是乎在

水竹幽居記

福東門楊校丁本作之外一里爲金雞山山之陽爲東禪報恩

光孝寺寺之左右其地多閒曠雖負城郭無異垌野逆川順師

來主是寺於兵燬之後重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礫之墟煥然

金碧衆屋既備舊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隅隙地爲休憩之所其

室三間中廣尋丈旁闢兩閣疏櫺密牖涼燠咸宜又作小樓僅

容臥榻及置几案面其前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

以碧環其側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猗猗復垣其四圍穴

垣爲小門以出入內外迥隔市囂俗紛靡接於耳目因名之曰

水竹幽居云予嘗偕客過之俯池而翫則瑩潔可鑑倚檻而咏

不繫舟漁集

則清標可挹明月東出微風南來寒光映隱爽氣交襲條條乎
若脫塵堞而遊空虛不知日之夕身之寓也客謂予曰吾聞爲
佛氏教者道存冲寂心與世冥而猶留意於物若是耶予未有
以應也乃相與質之主人曰子以物觀物而物於物不若以非
物觀物而不物於物今夫湛然而澄徹者水也挺然而娟淨者
竹也水猶楊校孫琴西先生法性本空法身無相劉校一本本作
空竹猶法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實無所住
身無相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况於水乎於竹乎又况於水竹之居乎
於是賓主相視而笑釋然玄契遂記於壁俾感楊校孫仲容先
生云感當爲惑
丁本者祛焉
亦誤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久則安厥居而

忘其思矣是故君子於此必有以寓其思於耳目之所接觸焉
有感而情於是乎生則愈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將
軍里遷某處去山甚近而於遷室之東偏爲軒焉扁曰遠山夫
其蒼翠之色朝夕在望烟雲吐吞松柏森列瞭然於眉睫之間
則山豈遠乎哉蓋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舊居括山下列楹
峙乎崖石踈牖瞰乎深澗巖竹園卉茂樹清泉可憇可翫君髫
亂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興於是絃誦娛遊於是時序移改
陵谷變遷昔之棟宇今丘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構
以成室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沒四顧寥寂又無
與爲鄰者乃舍其舊而宅於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燕處奉賓
爰有其所儒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身雖居此而心未嘗不在
括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之負山而居者庸詎
不繫舟漁集

非遠乎嗟夫敦仁篤行之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也而放曠者雖適千萬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其鄉今君之去故居無十里遙而不能忘情若此信乎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其祖也爲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繼其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是之謂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爲衆所宗云故爲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制田以井授由士而上祭皆有田然其法之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禮乃教人取附墓田以奉祀事蓋生者之於既死日

遠

楊校日遠二字及下文時上歲字報下本字依孫琴西先生校補丁本亦缺

日忘子孫霜露之思

弗保其久而不怠使有田焉則不惟可藉其資於給用而歲時常祀因田以存所以竭虔致享豈不可繼於無窮哉福甯林君宗璧孝其親親既沒而哀慕不已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於是乎圖所以爲久遠計也乃謀於兄之子某合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爲祖禰春秋之享薦忌日之獻祠且刻其數於石以示後人而求余文以志夫報本嚴祀禮之大者去古既遠習俗寢渝而世人於奉祀之孝漫不以爲事者蓋有之矣或孝子慈孫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老氏而立祠焉曾不思吾祖考之靈非類不享而况托於虛空怪誕之說也哉嗚呼道教之不明而斯民之蔽惑亦可劉校一本可哀也哀也已然則林氏祭田之舉誠今世之所當法者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爲斯記

鍾秀樓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絀縕積盤錯糾紛則凝而爲山流而爲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之秀者也凡天下山水之美東南居多層巒疊嶂清湍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水之樂則必爲樓觀亭榭以居其間然後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爲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舉可以安坐遊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居焉作樓以爲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山水之秀也季彬遇予淮南而徵文爲記予未嘗至江以東若茲樓之勝固不可得而知然試以聞於季彬者言之則琵琶歸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其右而沂溪之水又迴環乎四向爭奇獻怪含輝呈媚陰晴異

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冷之聲燕閒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堞遺世紛若徜徉於物之表而忘其寢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俯而瞰近旁觀邪睨應接不窮於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旣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有以鍾夫茲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爲老氏得澹泊以無爲寂寞以自持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樓居季彬之意無乃在於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義田記

三代之世同黨相救同州相調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闕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下降王政不行人各私其富錙計銖較怯於施予甚者至於骨

肉同氣雖極凍餒濱於死亡猶邈然不之恤而人亦恬不爲怪於是而有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君思禮買田其鄉爲義田凡若干頃歲籍其入以賙恤宗族鄰里之貧者予有常數貸有常經喪葬嫁娶各有常給而又以其贏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於姑蘇迄今數百年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茲舉蓋聞文正劉校一本正下有公之風而興起與雖其規模有所不逮然亦各隨其力之所至而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世之富者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賙其宗族恤其鄰里則施之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厚劉校一本俗而有補於王政也哉君字義甫嘗以帥府辟教諭贛榆縣儒學秩未滿而隱去以善稱於鄉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尹以客燕於三友之軒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道經吾里先人館焉一時遊從皆冠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於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銘其軒親爲之大書俾揭諸楣今先人沒而軒未有記願得子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觀以無忘先人美而嗣志弗怠子其毋辭予謂孔子稱益者三友而孟子之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蓋惟善人楊校

人字原缺

據丁本補爲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

乎嗚呼朋友道廢已久富貴者有所挾貧賤者有所冀上下之

交非諂則瀆又

楊校又字原誤

人之常情喜諛而惡聞其過飾

詐而靡尙夫誠以己之不知而忘人之知故直諒多聞之士每

不繫舟漁集

見擯於時而便辟善柔便佞者恒爲人所狎然則能取益友於
今之世者可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是名而伯尹先人之善得
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乎今伯尹處斯軒而覩斯名思所以繼
志述事而益親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刮劘以成其後
劉校後一
本作德視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
爲法顧不偉歟伯尹名埜其先人名某字愛民趙侯名鳳儀字
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友人邵文伯爲之求文以
記予謂顏氏在聖人之門終日不違如愚夫顏子亞聖之資聞
一知十穎悟如賜猶曰不敢望況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齋
抑自處於顏子歟文伯曰否伯玉之爲人也外和而內專去華

而務實故常自以爲愚焉人亦從而愚之其知伯玉者則曰我
伯玉豈真愚者哉伯玉於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
於今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玉者豈真愚哉予於是而得如
愚之說矣昔在太古羣氓蚩蚩敦龐倥侗以相生相長相老相
死於智巧乎何有世降愈下太朴散而爲澆漓於是乎有愚智
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於機變以相詐相欺有不同於俗不
合於世而淳質少文者則咸指爲愚焉甚矣世道之不公也然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彼爲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役於物而喪乎
己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吾
夫子以爲不可及若二子之所謂愚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
玉而文伯稱之其爲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真愚者他日或
遇伯玉坐如愚齋中相與論鴻濛混沌之初必將有以語我乎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尚不同而其取於物也必以類豪華之士娛情乎花
 卉清修之士適意乎松竹是皆其趣有所合非可強而予奪之
 也故君子觀人之所好亦可以知其入矣浙之西土腴而民佚
 俗尚侈靡廓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蔣名木蓄奇石以奉燕遊
 資觀賞者十室而九惟顧宗元獨能不移於俗而所好出乎楊校
 乎字原脫庸衆宗元居嘉禾漢唐楊校孫琴西先生所處之地
 據丁本補一閩之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置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甃
 小池累壁爲垣於垣之外叢植修竹碧幹離立綠葉茂敷陰映
 几席可愛可翫而其室之幽曷恍若在深林邃谷中遂名曰蒼
 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爲幽宗元
 懷清修之志脫豪華之習偃仰於是咏歌於是待賓客朋友於

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清以正其氣爽以豁其發爲詩
 也俊逸而長深夫然後知竹之於幽居爲最宜而世之知此者
 蓋鮮矣雖然竹之可愛獨蒼翠之色乎哉夫劉校一本夫冬夏
 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者抱道
 之器也直其外者卓行之表也故竹有類乎君子比德焉宗元
 年壯而質美積學而茂楊校丁行吾見其德之成有日矣詩云
 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人美武公之德也
 宗元尚思所以似之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爲人臣止於敬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執
 事敬與人忠忠敬之道大矣哉是故以之事君則盡臣道焉以
 之自治則盡人道焉君子於忠敬不可斯須忘也斯須而不忠

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而不敬則怠傲之義

劉校一作意

起矣忠也

敬也其爲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天台賈侯名其居室曰

忠敬堂昭其志也侯世家子好禮知學問沈毅其謀自汝潁扇

孽海內用兵侯散貲鳩義旅保鄉聚至正戊戌從軍來溫每有

征伐未嘗不在行

劉校一本作行間

陪柵溪守安固入橫陽皆躬擐甲

胄率先士卒卒以成功他帥有異謀者使來誘侯侯曰吾惟知

忠於國者是與遂發其姦夙夜在公小心慎密至於交際朋友

必盡其情處事不苟而兢兢畏謹然則侯於事君與人之忠爲

臣執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焉耳矣堂以是名夫何忝乎哉君子

曰忠德之基也敬德之輿也基積而立輿載而行賈侯之德也

故記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而存心焉則侯

之德益傳於永久矣若夫景概之勝廈屋之美泉石林樹之幽

茂則不待述也侯名嵩字伯嵩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溫城環十八里居者一萬家蔓連棟接簇簇若蜂房只尺空隙

地不易得故各爲重屋以處層樓飛閣翼起相望於湫隘喧闐

之中而有閒靜幽雅之趣吏胥叫囂墮突稍遠於耳目可以舒

懷拘集賓友遊焉而文藝樂焉而絃歌則非特凭高眺遠而已

婁鎬鼎周宅城之西南隅居臨巷道且近市爲閣堂屋之上名

曰清芬蓋其先祖所建而名則鼎周所命也閣之爲間者五衡

廣六尋縱二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牖望見遠山壁

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蓄圖籍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某性雅

好士遇佳士友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弈棋觴咏相樂

以窮昕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君仲

楊校仲字原缺據丁本補

升章君

仕堯彭君庭堅皆常

楊校丁本作嘗

游憇是閣者至正甲辰之歲黃巖

商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舍焉予每過商君必登閣而坐鼎周及

其子觀輒歎留講論古今觀年弱冠善執弟子禮且好文學鼎

周能繼處士志而觀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致賢士來

遊而相與誦先人之清芬以見於斯文者其在茲乎吾聞婁氏

之先世有諱寅亮者登宋甲科高宗時爲御史論建儲事連疏

請選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清芬之遠播愈久而不泯者尤

可

楊校可字原脫據丁本補

誦也觀來請記故述

楊校丁本作書

之以示後人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括之青田慕其先世開三徑故事於屋傍蒔竹

厥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雪軒其後僑居永嘉窻戶之外

有竹數竿故名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於郡庠之寓

在奎文閣

劉校一本作閣後

齋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復署焉

環視其旁則頽垣荒址猗猗之枝青青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爲

疑而君且徵予記之予謂君曰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

有是名未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放曰名者實之賓也今君

之居未始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已迂乎君笑曰子知吾

室之名未知吾之所以名也自吾去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

年矣吾每念祖宗之丘壟與先人之敝廬閒居燕坐其心常往

來於青田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至於瞑目而寐則其身忽

處於故鄉之屋而竹尙無恙蒼雪飛洒爽氣襲入

劉校一本作人

哦詩

誦書其下如舊時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居

亦未嘗易也抑不知蒼雪之在彼乎在此乎爲是而名吾室惡

可謂無其實哉予因悟曰我以迹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

故不泥於無形然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爲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顒氏名其樓曰聽鶴始予聞之意夫鶴之爲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衆禽而其聲清厲故喜聽之耳否則鶴鳴夜半審於知時子顒之出處蓋以時進退者或有取於是也既而徵予爲記乃得以質其故焉子顒曰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夫子繫傳則以言行爲君子之樞機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善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慎哉故吾每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楊校也字原脫據丁本補予曰善哉子之學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有得於易者矣夫易之爲道至廣至大至精至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地間惟萬物萬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必

觀其象而省諸躬故天行之健也

楊校也字原脫據丁本補

我則以自強不

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德載物觀山澤之損而以之

楊校之字原脫

據丁本補懲忿窒欲觀風雷之益而以之遷善改過易之爲象變化

不窮而反之於身無非道之所在也然人之反身修省求其至切而尤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子觀鶴鳴子和之象知

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閒於幽遠也則必致察於言行之間焉

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德之見於

楊校於字原脫據丁本補

行事者也言

行動於跬步之內而應於千里之外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惟恐其有失口於人而失足於人也寡尤寡悔其機豈在外哉非深於易者奚足以知此若子顒可謂善學而深有得於易者矣雖然子顒之於言行豈獨聞鶴之聲而後致其謹也哉蓋將無時而不謹雖閒居獨處寂然閔然之際而所以自警者必常

若鶴鳴之在乎耳矣予齒少長而言不知訥行不加修方將從子於聽鶴之樓相與論義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乎

重建東禪報恩光孝寺記

粵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漫衍招提之宮徧乎海宇而閩越尤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郭近市而左右乃皆負山林麓邃幽是宜僊佛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捨其居立淨土院唐楊校孫琴西先生中廢爲白馬祠咸通間辨才大師慧筏以禪定之力咸通避去楊校孫琴西先生云咸通避去四字疑衍復建焉屢更賜額今之報恩光孝則宋紹興十七年所賜也舊有大藏經刻流布真詮又有東野清陰之亭芙蓉之閣昔賢名人往往於斯遊觀吟咏遂爲閩之望刹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由江浙被命來鎮閩省島夷據城以拒火厥寺公召兵討平之異

日言及寺之燬也喟曰寺燬靡存以我之故其可勿圖乃遣使詣溫起前歸元寺住持法性圓辨禪師智順爲之主而屬以興作焉先是禪師嘗造浮圖於淨光山公道溫見而嘉之故有是舉至則拂穢草除燼土購材僦工千指并役而行宣政院副使側實世鑑復鳩貲以佐其費肇事於癸卯之五月越明年冬告成覺皇之殿演法之堂三門兩廡僧堂鐘樓悉復其舊像設咸備庖湍有舍儻功之亟觀者咨駭既乃求文以記營構始末予惟釋氏之道以色相爲虛幻是故古之桑門卉衣木食林止巖棲唯究觀夫空寂初奚有慕於外乎至於後世徒衆寢繁叢林日廣於是乎崇屋大厦而不以爲侈施彰五彩而不以爲華其或庳狹簡陋則爲之徒者且不能一日羣聚而處矣故有廢必興而起廢之功不免於壯麗者豈獨以歆動流俗而夸耀乎人不繫舟漁集

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住坐臥於中而修焉證焉以廣夫教之傳焉耳然當四方用武之日歲艱物匱而茲寺之構葺年以完炫金碧於瓦礫之墟而幻寶刹於劫灰之後何其盛歟向非禪師願力弘深規猷有素孰能成之若是之易而藩省大臣爲之紀綱而相其成者蓋謂西方象教威靈赫奕必能贊延丕祚而陰隲黎元非但植福田利益於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鐵關樞得其宗要辨說無碍距辨才之世凡七十一傳方且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締造經畫乃出緒餘其道蓋不在是也至正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子記

竹西樓記

溫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濱東臨海西南北三面負山山環之若箕狀其地可三四里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爲業循山

麓而入峯巒迴抱不復見海其得天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餘

家居之耕焉以給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明教浮圖之字

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爲自蘇鄰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

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持劉校持一本作時誦膜

拜潛光院東偏石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

之間下臨溪澗林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楸檜柏有泉

石煙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蓋竹之高標清節楊校丁學道

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

齊鄭君弼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何岳字汝樵林齊咸賦詩以

歌詠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待言而知矣石心修爲之暇

游息於是山雨初霽冷風微來如挹琅玕之色聽環珮之音焉

而又仰觀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幽深條條然若遊於造物

之表而不知人世之爲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誦六藝百氏之書趣淡泊而習高尚故能不汨於塵俗而逃夫虛空其學明教之學者蓋亦托其迹而隱焉者也若其孤介之質清修之操真可以無愧於竹哉樓建於某年石心之師曰德山實經營之石心名道堅至正十一年七月望記

木石居記

居必以羣羣必以類羣則相合類則相親故非其類者不可與之羣而况與之居乎人之於人類也禽獸草木之於人非類也麟也鳳也龜龍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羣而居則未始可焉者也會稽生予之同姓而氏曰胡者乃號於衆曰吾之所與居者木石也衆瞿然異之曰胡子首圓足方耳目口鼻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乎古今出言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

而胡爲乎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思之胡子之意蓋有所激歟兩翼而飛四足而走毒齒利爪擊搏觸齧弱肉強食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淳化澆漓朴變虛僞狙狡獪詐內藏坑穽貌人心禽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鳥獸非吾羣類難與居也然而天地之間可與同居者莫若木與石矣木石雖非吾類而有得於吾心者焉今夫木自生自長自榮自植其才足以備器用充梁棟楊校丁本
作棟梁而其高至於百尋上干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之

直者有過於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嶄然其大磐然徑尺之璧希世之寶或韞於其中水之而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闕然則物之剛者有過於石者乎直也剛也君子之德也胡子之性既直且剛固於木石有合焉耳與之居不亦宜乎且木之直也而抱美材焉石之剛也而函至寶焉胡子負材而懷寶方且出

爲世用又豈終於山林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爲知言既名其室遂請予記胡子者溫其名遵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五實竝蒂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其一居上而稍加大焉端正美好置諸籩豆巧若人力之爲者秋七月辛未伯恭以客宴在坐者監察御史孔汭世川浙省左右司員外郎李伏子庚江浙省都事林彬祖彥文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翁仁德元合浦沙可學江浙行宣政院照磨崔仁智道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凡八人伯恭出榴示客客傳觀之咸嗟嘆稱賞曰此瑞榴也不可以無述伯恭乃請客賦詩而屬高爲記予謂禎祥兆福妖孽兆禍氣所感召有開必先吉凶善惡各以類應大抵嘉瑞之生未有無因而至

者也維茲和氣薰蒸達於厚地發於植物積善所致夫豈偶然也哉且榴之爲物也內蘊精華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象乎

其數五者五爲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爲賢非

楊校非字原子
脫据丁本補

孫賢哲之象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盛孰過於此九莖之芝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載於簡冊世所罕見茲榴之瑞

可與竝紀曰國曰家厥應則一林氏之大其在茲乎伯恭以文

魁江浙登進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掾除福建省管勾

永嘉集
內篇作

營今爲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弟常爲樂清主簿嘉誠各從仕樞

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確以茂才舉爲文學官華萼相輝橋梓

並秀所謂禎祥之兆蓋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問學才藝衆

所共推而心甚坦夷於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吾知天

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而未有艾也永錫祚胤世濟其美他日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符瑞之應豈不有徵而可信者哉伯恭名溫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明遠而求予言記之予鄉日嘗過子中子中邀予登樓飲酒予乃游目環視見夫川源平衍峯巒羅列南挹龍山霞嶺之幽北瞻青華墨城之聳西覽雁宕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覩日月之所出與夫客帆漁艇之往來上下焉凡四向山水之奇烟景之勝數百里外所有之物舉不能逃吾瞳睫間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也必有義存焉吾試爲子中言之子中當試爲吾聽之今夫人之有目所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明所見之遠近實繫乎所處之高下焉故登高而望則雖千

里可見者遠也身之所處者卑則目之所及者近理固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於崇高之地使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無遠弗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焉君子之明也必燭夫遠焉書曰視遠惟明其是之謂乎子中平居暇日俯仰於斯樓之上而加修省於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爲益楊校益下丁本有也字大矣夫豈徒曰居高明遠眺望而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吾請終身由之弗忘於是書之以爲記

農樂堂記

清河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爲予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近舍園數畝樹桑以蠶植麻以績而衣有餘布嘉蔬異果時食其新畜雞豚以供膳羞吾春秋課耕藝督斂穫倘佯乎隴畝畦圃間與與如也穡事既已租稅

畢輸則爲酒醴具甘旨以朝夕奉吾長老而洽比鄰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焉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名吾居敢請子言記之夫當天下治平之日而耕田鑿井以食以衣榮辱不得加其身利害不能嬰其心凡所謂憂患者皆無與於已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人莫不慕千駟萬鍾之樂至決性命而求必得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悲終日以奔趨而於畎畝稼穡之事則以爲太勞而莫之爲也夫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祿可隨以鞭朴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耶今文瑞不樂於彼而樂於此誠可謂得其樂者矣雖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於耕擾其居而使之不安其業削剝其財而使之不得以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己自非爲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惡能使天下之農皆得

其樂

楊校丁本
作其所樂

哉吾故重有感焉於是乎書以爲記

蒙齋記

予友李黻

楊校丁本
本作黻

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來求言記之

予作而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之初混沌未開空侗顛

愚昧昧蚩蚩而莫知其所爲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雖在

於蒙而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不具於

吾性是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其未發之蒙純一無僞

外物之未感情欲之未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

充之以至於盡性踐形之極則必明睿而通達篤實而光輝故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養而不以其正亦終於

蒙而已是之謂自棄雖然欲養蒙以入聖盍觀易之象而求之

乎山下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爲物流下

而其勢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夫孰能遏之是故君子觀泉之出未有所適也則務學以敦其本觀水之勢必行而不可遏也則行道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景章居是齋也讀聖人之書求古聖賢之用心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善必遷聞義必徙不爲楊校不爲二字通塞易操以果其行夫如是則於作聖之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焉於是書以爲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能言之也然求其能行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焉間有爲一事善則責報於天曰胡其不吾福也又望知於人曰胡其不吾與也再而不得報於天不見知於人則怠矣三而如是則棄其善而莫之爲矣自非篤信之士惡能

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潘君思誠學岐黃俞扁之術畜藥於家有疾告無貴賤輒予藥遇危篤則趨之貧乏者不責其售至十數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子爲善不惟善其身而必有利益於人吾既不能用於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疾濟人之生亦仁者事也吾從事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善之積乎於是名其所居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物者之於人固未嘗屑屑於應感然亦未有久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朝夕之所致必由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矣覆篲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矣今潘君之善惟能積之而不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況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知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爲君之子若孫者皆思所以襲行君之善則爲天之所祐助豈不益綿遠而弗替乎哉予

既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人之知繼也故記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岸若屏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匯者爲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遊覽者曰鎮嶼曰名

楊校孫琴西先生云按下文名作明

山曰龍門山鎮嶼正當海口捍潮汐之衝或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驗

山脊有龍井井畔小穴視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龍井之北有立石高可三丈許廣如之石紋理若窗櫺狀俗呼石櫺窗明山上蕭相國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白龍天陰雨則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破脅產龍子龍奔入海所經爲瀆數回顧其母故水勢多曲折有松

瀨泉泉甘冽以煑茗甚佳至正甲辰之歲予友趙新彥名來卜居焉僦屋數間日灑掃具圖畫琴書蓄小童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彥名隱處其中教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凡八俾詩人歌詠之好事者以彥名故率多來遊由是梅灣之名遂傳士大夫間矣自有天地以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蓋非一姓而景物之勝今始昭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亦待人而然耶彥名尙志節學問才器出於人甚遠沉冥善藏懷珍待用其所謂隱者豈真長往而不返哉予以鄉邑淪陷義不受污棄家遁逃來從彥名居數日盡得梅灣小隱之趣蓋非遯世而離俗者初未易以語此也彥名求予記之遂爲記

趙氏書塾記

古之爲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

官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故人生於其世者無
貴賤皆得以學而其教人之法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修己
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禮讓興而風俗美降及
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隳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
壞於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
有俊秀之質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莆岐至
正甲子楊校丁本作甲午始遷於壺山之下而宅焉乃謀諸從
子闢塾於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饗膳之
費咸出於己趙氏故名族支庶蕃衍來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
趙君新實主之絃誦之聲揖遜之容問辨之習濟濟如也君子
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疏遠非尊祖
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

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則何以示勸
若夫子弟之學於是者循小大之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
之原審察乎義利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
毋負爾父兄教迪之意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贛雷岡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氏名固舊志
載漢灌將軍嬰略地江南道出祠下捷還祭之由漢以來昭晰
丕闡寵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爲江東聖濟顯仁元慶
忠烈感應靈惠王今所在有祠而江東西尤盛勾吳孟君棫總
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於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
是君陷於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拔遜去潛謁神卜之而吉
遂脫身間走姑蘇卒達於溫因誓爲立廟及蒞茲邑敷布政條

弊革奸屏民既順令乃致力於神暨尹李光相厥攸址爰陟茲
山尋清輝寺左廢亭故蹟得石筍之徵以定其居蓋贛之廟中
故有石筍就刻神像至今在焉顯異示祥若有孚契於是鳩費
僦工締構塗墍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循山麓見
石罅流沫如縷命去原作居穢壤斧石而沼之甘泉溢出耆長
咸曰此神惠也因請名惠泉君曰諾茲殆清漲之埒歟清漲者
自贛抵萬安灘磧之險十有八舟遇旱則膠神每出水以濟轉
輸及應行客之禱者故名曰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茲
祥咸曰休哉災沴必禳牲醴日至靈貺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
孚民用益敬高嘗往造祠下徘徊顧瞻見岡巒之勢蜿蜒南來
奔走翔躍而止於此是其氣之盤鬱浮圖所宮蓋未足以盡當
之而神之於茲爰宅其英靈肸蠁必將禦菑捍患福於吾民者

無有窮已矧石筍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乎僉來徵
辭以刻諸石乃紀以詩其詩曰

維古有神於贛開績越羸而劉明祀於赫施延千禩祠宇相望
封錫代加袞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禋勿替昭垂令式
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總治百廢以新昔君在昇矢死靡屈
陰鷲爾忠忱禱無拂履虎勿啞伊誰之麻立祠報貺正直是求
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妥靈有嚴厥廟基作石筍之址神則定之
清漲之流泉復應之歲祓我瘥秋祈我穡耄走稚趨來薦醪食
父老有言君牖我氓俾神我福我氓以甯神惠於民神祐於國
天子萬年景貺無斁

坦菴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弗險巖也至坦明而靡幽昧也苟有

險熾幽昧之心則非君子之心矣今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星辰風霆雨露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地也山水土石草木百物地之所載也有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婦皆得而知之君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之書有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此豈君子之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知自治其心而習於詐謀功力之末於是乎游心於至險至幽之域若將使鬼神不能闢其奧者然厚貌深情雖曰難知而誠中形外卒莫能掩不足欺人而適以勞已究其所由蓋非人之本心

劉校一本複人
之本心四字 平易明白而已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子坦蕩蕩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斯天台某君祥卿名其居室曰坦菴蓋有慕於聖人之言而取以自爲者予聞而深美之祥卿出仕於時歷宰樂清永嘉二邑其爲政也不煩苛徼倖故能獲

乎上而近乎民抑亦自坦而推乎太子贊善陳君穎達爲作飛白書俾揭諸楣予故爲之記旣以廣祥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焉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溫之樂清東南爲巨海有山曰玉環在巨海中島嶼縈紆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數千家有佛寺

劉校一宮
作氏

八所而靈山壽聖寺爲之冠其寺背負大峯若展屏障左右之峯隆起翼兩旁對峙翔伏而迴抱其前處乎內者視不見外自外望之隱然莫知中有寺也故地之勝爲最寺始建於唐咸通間初桑門爽公者芟屏菑翳結茆居崦西日課妙法蓮華經朝夕鳴鐘磬聲殷巖谷里人異焉迹聲所殷地創蘭若迎爽居之聞於朝朝廷以爽能宣布靈山會上大乘之典故錫今額其徒

曰誠公曰竟公隄海爲田衆由是乃聚而處業由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更唐及宋以迄於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眞公之振發皆有功於寺者也至治壬戌燬於災金碧之區悉化灰燼僧一濂惠宜咨詢其衆曰事不爲無成成不成在爲之力與不力耳吾屬勉夫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規奚患無成哉僉以爲然而善來者遂以營構爲已任銖累其衣鉢之貲得千七百餘緡倡立佛殿及嚴像設又鬻地百五十畝有奇爲寺之經用至順庚午一濂成三門兩廡元統癸酉惠宜善來成大殿演法之堂及觀音大士殿則一淮成於至正乙未藏經之室則可興成於至正庚子而多寶法藏乃甲辰歲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壽賢惠超或贊之資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鐘樓僧廬庖福衆屋次第完美室庭雄敞臺宇綿聯丹雘炫耀輝映林壑

舊觀復還而加壯麗昕鏞昏鼓法音梵唄寒暑勿替隱若十方殊勝叢林嗚呼近年以來象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浙閩招提巨剎隳壞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茲寺乃能恢廓墜緒非獨其地之斗絕幽夤塵坌所隔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繼孰能兢惕負荷而究心以圖永久哉雖然得人以興不得人以廢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後之繼今者顧前人經畫之艱勤益思增廣而弘大之則庶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於是安食於是亦勤修梵行究竟夫滅寂無生之學以毋忝爾大雄氏之教乎明釋請記顛末以示來者故爲之書寺僧思甯楊校丁本作能奉正宗惠然永亭祖璘文琛如岳皆將以次嗣主是寺尙得紹續厥志云

遊羅源縣蓮花山記略

慎江文徵作
遊蓮花山記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

慎江文徵作邑治

左有蓮花山不甚高大而多清

泉怪石予道經羅邑閩省左司郎中葛君理問王君要與同遊

始上山百步至聖水寺中有鑑池泉自石中出石龍噴注池內

其聲泠泠然佛殿旁夾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雄

偉

慎江文徵作有白玉蟾題詩字頗雄偉

出寺旁石徑行二十步至眠鶴亭望連

山重疊若屏障市廛居室厯厯在目自亭轉行至寺後有石

室室之中有金鐘潭其前有方池池之畔爲壺春亭行稍倦坐

憩亭上仰望見補陀峯因上至峯所大石巋然下瞰空洞有觀

音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至龍虎巖高廣四五丈許勢

如虎蹲

楊校丁龍蟠狀如龍虎蟠蹲狀

泉水自巖罅涓涓流出

如縷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金鐘潭方池其源皆出於此

龍虎之上有筆硯峯二石相並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上

平筆硯之間有仙跡路險塞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遊者多在

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窈峻拔雖有心目之適

然其爲勞也亦至矣

慎江文徵作然亦勞矣

茲山去縣治不過一里

慎江文徵

作去縣治不遠無躋攀登陟之疲

慎江文徵作勞

而泉石幽雅賞翫不厭亦可

謂奇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葛良仲溫永嘉陳高子上靈武

王翰用文沛郡朱希文仲綱東萊太史玄子玄安鍾元子初至

正二十六年二月

慎江文徵作正月

十八日記

陳君惠澤記

據東甌金石志錄補

溫之平陽其鄉爲金舟有善士焉曰陳君國英隱居而好義凡

遇事有益於人者必奮力勇爲之其惠澤口及甚口至若修水

利以濟農民遏寇亂以保鄉井此功尤灼灼明著者也金舟之

東北距大海當衆流入海之衝有堰口陰均堰堰長八十丈其

傍有水門宋嘉定中林君居雅所作口以捍海而瀦水溉田凡四十萬餘畝歷年久口存口至正初堰及水門皆壞官屢興役修築然皆爲具文且緣擾民不能就緒膏腴化爲斥鹵連歲凶歉父老言口官口以屬君君則出泉粟爲衆倡運材鳩工先治水門水門已完明年修堰其經畫勞費倍口於水門者四五既成未固復毀於潦水君至徬徨悲泣復口營之晝督畚鍤夜補罅漏竭心瘁力卒復舊規君能任浮屠氏道成俾相其役成亦不憚奔走故獲成功由是農無失業禾黍歲登而人免於餓孳十三年口賊起州之邊境山谷之民亦相聚爲寇口殘毀州治所過焚掠有惡少謀欲乘時起亂應之未發衆具詢詢君乃率豪右結集義民而召致其人諭以禍福口止不動會山寇爲湖南里人所敗遁去而口江浙行中書省亦命周君宗道權

知州事總兵討賊人心始安當是時微君鄉里幾不可保方州之新破也里中凡欲訟曲直者悉詣君所君爲處平多得其當咸服去不怨既鄉之人士僉曰水門及堰非君修之則吾不食其土而飢死流離久矣姦獷造變非君之力則吾不能保有其老稚居業君之惠澤在吾鄉者可謂至深吾欲貨之以賄則君所不欲吾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則君又不可將圖報於君者無由惟勒之堅石以示厥後其庶幾焉乃相率來言而以文爲請夫王者之政在乎生養安全斯民而已興利以生養之止亂以安全之豈非有補於王政而爲惠澤之大者乎然此乃長民者所當行而其行之也最易今君以布衣獨能行之斯可尚也已推其用心蓋出於不忍坐視鄉人之飢困亂凶初非沽名要譽而爲是也烏乎安得天下之人皆有是心哉書其事以爲勸

庶乎聞風而興起不無其人耳然則德君而不能忘者衆人之情也書其事以勸夫人者予之志也於是乎書君名文儁國英其字自號蒼雪道人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不繫舟漁集卷十二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陳高子上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秦秀之海鹽武原里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不能行動舉持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頗厭倦秦尙幼乃戚然自悲曰吾力稍能任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卽日夕侍奉母側飲食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爲之洩矢起臥必親抱扶之父及兄日出傭業藥膳皆其所供具凡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輒楚痛增劇則終夜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爲者終未嘗見厭怠色或勞苦之則曰親吾天也不幸至是吾爲子義當供養何勞之爲兄後取嫂嫂難於事姑乃謀析居而秦遂及其婿留母家以

養母焉至順間歲薦飢泰夜作傭織紵給食至剪劉校剪下一本有髮字

鬻之以贍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刃胸療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即引刀刃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瘡沈氏今年且七十疾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謹不衰初泰少時父以里人宋氏子養為贅子婿已而羸病或謂泰曰宋氏子疾弗良弗可托終身宜及未婚別圖配無貽後悔泰曰吾父母為我擇偶志在宋氏久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已豈可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夫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視外姑如母論曰竭力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興於行有能孝於其親則以為奇特異常而共稱述之然所聞於今世者又絕妙何哉若胡氏三十年艱難奉母士大夫由問學欲自樹立者有所不能而一庸女子反能之彼

豈知植名要譽而為是哉然世之烈女子固有能為人所難者要勉強感奮於一時至如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真可謂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倪大可楊校丁本為予言其事甚詳且信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錄之為世勸焉

王伯顏傳

王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性倜儻好義既冠入京師駙馬荆王一見奇之與議疑事剖決無凝滯深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丞相署為知印補宣使考滿為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信州推官平反冤獄民為立生祠至正九年朝廷選守令用上官薦為福甯州尹政教大行民愛而敬之十二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副使將行會鄰境賊起勢燄頗張州民羣焉擁馬拜且曰公吾之父母豈容舍我去哉方今盜賊蠭起公去吾民將誰賴

乎父老百餘人詣太府乞留伯顏伯顏復留其年秋賊自邵武
間道迫福甯伯顏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爲守備又遣吏諭鄉
民令各自爲守十一月庚辰賊至青畝楊校丁本作皎屯楊梅嶺伯顏
與中子相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益衆復進民兵僅千餘
人伯顏乃還守州治壬午賊衆數萬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
卒奔潰伯顏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墜地爲賊所執賊
酋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相屈遂尹此州伯顏厲聲叱曰
我朝廷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其跪伯顏曰此
膝豈跪賊耶賊愈益怒令左右毆之伯顏曰我爲人臣當爲國
死乃嚙舌出血噴賊酋面罵曰反賊殺我卽殺毆我何也會賊
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詰之曰汝何敢起兵拒我阿撒都刺
恐懼不能對伯顏曰吾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

死當爲神以殺汝曹賊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
不僵仆出血皆白時年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
稚皆慟哭賊亦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之相曰汝國之逆賊
又殺吾父義不戴天我忠臣子詎能從賊耶又殺之相妻潘逃
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賊酋潘慟哭曰吾旣失所天義
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贊曰羣盜之起首讐
河南延蔓於江淮閩浙將帥守臣敗死降死逋竄者不可勝數
而死節之士蓋少見焉若御史張柏江州守李黼固可稱述而
伯顏之死其節亦偉傳所稱舍生取義者非斯人之謂耶至其
子爲父死婦爲夫死忠孝貞烈萃於一門尤足尙哉

墓誌銘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己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人何君岳過處士彭公所公時年七十六矣筋力堅強衣巾楚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孫行酒饋食而公坐對客款接殷勤甚予出謂何君曰耆耄耆耄其禮貌人不苟如此足以見公平日爲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歿予聞大戚曰鄉之老成人復不可見矣又明年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敢以爲請嗚呼其尙得而辭哉公諱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閩遷溫之平陽金舟鄉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公爲季聰敏通達遇事勇重然諾負幹濟才不出求用於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兄濬翁早卒其子琪甫始生孩六月公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己子均養齊愛琪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如一及諸孫長分財琪甫子四人子之子一人公析貲產爲五略無纖毫偏私

厚薄人以爲難鄉黨宗婣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訓長稚敦睦毋敢有間言嘗遇歲飢設粥食餓者鄰里之不能自給者賑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濟貧人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琪甫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次文崇卜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於其鄉梅奧之原予聞天之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之躬實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起其承乃奔以光友於其兄以及孤幼化行於家睦焉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推羸於人積而能施生逢其居歿藏其宅梅山之原幽幽松柏

松柏幽幽淑氣萃焉式祐爾後厥慶綿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於至正十五年三月乙未葬於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乙巳其子德來請銘於賜同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陳高謹爲之銘君諱成字叔實自號梅隱處士曾大父溢大父如博父季倫娶黃氏子一人德也孫男六人以折以信以道以齊以周以儀系曰

章之裔絲浦城練氏功活我氓施弈葉彌昌榮郇國奮業以弘逮伯歸仕永甯居白沙後以興世傳十處士生性克敏識斯明抱材器嗜史經孝於親友弟兄齒方壯慕簪纓遠周覽北如京浩然歸爵奚縈篤爲義聞斯行奉惟約家則羸周人急衆所稱歲壬辰盜以猶氣日張誅弗勝君感憤疾乃嬰壽七秩踰三齡

天不憖嗇以傾維處士載德馨負耿介韜光英志則鬱善可程身弗享在繼承子克肖孫有成葬蔣嶺耐先塋考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銑行千四八姓徐氏其先閩之秦川人始祖諱贊者石晉天福庚戌徙居溫之平陽坊郭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其曾孫德一一日請於予曰吾曾祖學士公既葬雖久而乏所誌蓋以吾祖與父皆歷薄宦適丁世變而不暇乃

楊校丁本作及屬上句

今幸叨遇隆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乎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公祖諱旻高州通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幼天資聰敏度量弘遠

楊校丁本作達

儒言經旨夙有聞知

既而以明經擢授正字尋命集賢學士居官謙謹不失矩度上甚禮遇焉而公未嘗少有懈志嘗謂人曰士君子讀書務在明

體適用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方寸事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無不達用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皆以古君子亦不是過也茲因德一之請而暴白之庶幾前人之德無所遺矣吁讀書而明聖賢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鑿坡張皇國命一出於上之實意而不媚浮辭其何負於平日之學者歟公生於宋嘉定庚午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宋咸淳辛未九月十五日享壽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於薛家堂之原夫人朱氏子男四長公瓊四川帥幹次公璣州前稅務大使四公球醫學提管孫男十曰參翁衢州稅務大使曾孫二十三曰山壽處州稅務大使玄孫二十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爲銘銘曰

光獄之英文物之規篤生大家餘慶所宜其學伊何維孔是師

其道伊何維周是期操翰鑿坡蛟騰鳳儀有子有孫壽考維祺令德若斯誰其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潛輝

瘞瘍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三月二十三日未入而生二十二年壬寅九月十六日日既出而死生於慶元之慈溪故名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揭家附海舟還鄉里歷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五歲頭角岐然聰慧而厚重與羣兒嬉彼則競爲佻健

楊校丁本作捷

獨凝坐不動客至輒迎揖入索茶酒

舒舒徐徐見者咸謂陳氏有後予亦冀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母夫人喪每朝夕饋奠必隨拜於後夜寢苦次亦來同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疾夭死死之日斂以小棺瘞屋東竹塢上實平陽之金丹鄉咸通里銘曰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爲其然殤人劉校一本作子果夭耶
黃耆果壽耶夭也壽也同歸於盡而已又何足悲乎骨肉復於
土魂氣散何之也生爲父子死竟何爲也

愚翁墓誌銘

溫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顧氏世居焉其先李唐末自閩之
長溪赤岸避亂始遷族後蕃衍在宋時擢科第致通顯者前後
相接又多以儒名文學爲鄉之冠紹興初錢塘主簿岡潭州監
獄碩連翩出仕秦檜用朋黨傾趙相鼎主簿君貽書讓蕭侍郎
振不當阿檜辭氣激烈寶慶間主簿之從孫任知橫州從曾孫
翼夫通判隆興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橫州之從弟諱大齋學優
而仕不偶生子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爲碩孺生四子俱有聲場
屋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俊邁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遭宋革

命文運未興齋志以沒有詩萬餘篇曰小慙集尤工駢麗語多
爲人所傳誦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生爲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
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先生次子爲後是爲處士諱某
字某爲人質直不能曲意隨順人而好趨人之急性喜竹居屋
傍栽竹數百竿每與賓客弈棋飲酒其下醉則陶然若有所得
嘗曰竹吾友也因自號爲竹友劉校一本
作友竹云年若干以疾終於

家且死謂其子曰吾生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莫我
若也已我死必以愚翁易吾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沒而以
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世標溫州路永嘉縣尉
女一人適曾瑾孫男二人某某處士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十月
某日卒於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某日葬
於鳳林鄉鳳輿之原世標來以銘爲請嗚呼處士生簪纓士族

浮沉於世不爲聲利逐逐死而託其迹於愚豈真愚也哉要之
所以爲賢乎銘曰
與竹爲友清可則也以愚自名晦其迹也嗟乎處士類有德也
鳳林之丘爰安宅也有考吾銘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於至正二十年十月庚戌
茶毗於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壬午遂以是日葬其舍利若骨於
寺之東偏而塔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文曇以逆川順公之狀
來請曰凡葬浮圖氏有塔有銘所以表其行業而昭勸後學若
吾師之超詣功勤多可紀者敢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
姓周氏諱慧定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云禪師生於前至元
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三十有九年度

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而爲大慧慧七傳而爲禪師禪
師師鐵舟海海嗣了堂達達嗣佛照光光嗣大慧果泝流尋源
其有由來也遠矣禪師儒家子世爲宦族以其顯於釋也故略
而不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絕顯彰幽昧絲智劣海也追

宗騁軌轍有夷劉校一作美厥嗣定維哲寶珠無類鑑罔闕生而有

異死昭晰誕登彼岸證寂滅窮源本始自前烈曰岐曰慧派匪
別後來繼者倣以法欲求其真視茲塔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婿邵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氏無子惟生一女妻
炳及死炳爲具其凡葬事又爲築廬墓側以奉歲時祭祀炳懼
其後世一旦隳壞則死者目不瞑於地下弗爲銘以貽後將無

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有銘非惟俾姓名傳亦所以示後人無敢傷墓然則茲墓也其可無銘趙氏系出宋宗室世居嘉興之海鹽祖某父某年及笄歸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瀦林茂而腴藏焉有穴祭焉有廬是爲倪母之墓乎銘示來者其勿毀諸

行狀

鄭處抑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抑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溫之平陽宰清鄉世爲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爲人警敏詳密清慎狷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卽之甚平易少豪俠與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爲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

磨悉棄去舊習讀書爲文尤長於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斂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槩延爲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十年所薰陶甚衆凡四方之來遊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寇盜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攜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我命蓋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溫之戍卒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臆其酋嘗知我必且浼已遂逃之山中旣而求者果至已失先生矣居久之回城酋歛門求見先生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有過授爵矣何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甯可以污我哉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爲高也十六年春僉浙東廉訪司事宋伯顏不華分司至溫復請先生師郡學先

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臥不出衣寬衣岸幘巾
獨行孤坐徜徉自適絕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爲古逸民
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爲學而篤於自信所守確然不
爲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於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
敬愛之若不及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
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應接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
也非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推其守至
老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爲人使明日所爲或有愧於心不
若今日之死之爲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爲詩老益工非得
驚人語不苟操筆有稿若干藏於家先生生於至元己丑九月
卒於至正戊戌二月享壽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
生三男果異集蚤卒高辱與先生遊且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

行之梗槩以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陳高子上

不繫舟漁集卷十四

銘

三復齋銘

并序

高君名其子尙之讀書室曰三復齋有旨乎南容三復白圭謹言也謹其言斯謹其行矣尙也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爲之銘以告銘曰言之易矣踐之孔艱言之危矣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實之匪存言之肆矣衆之所怨嗟言之玷磨之實難謹言善行入德之門

棲雲精舍銘

并序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葬其母於祖塋之側在吹簫臺山下距城二十里構屋於墓左用賓居息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

曰棲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蓋西南之山吹臺最高其上嘗有雲氣繆轉故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室而居焉者豈徒愛吹臺之雲乎哉蓋不忘其母也不忘其母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歿而不忘焉親歿而不忘則必思所以顯其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惡可以他求哉反諸己焉而已耳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觀省而加勉焉銘曰

吹臺之山衆阜所宗維岡崔嵬其雲溶溶趾麓迤延風氣盤礴厥草維茂叢木沃若有斧者封於山之陽依其先塋陳母之藏陳母有子孝思弗替爰築我室爰居爰憩爰誦我詩爰讀我書敬親遺體永矢弗渝翳彼嘉樹曰松與檟秀色干霄雲陰其下猗歟茲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棲庶學以成嗟陳氏子旦夕兢惕

式顯其親令聞無斁

容膝軒銘

高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也永嘉陳高爲之銘曰

繫

楊校丁本作翳

古初處巢穴神聖有作棟宇設蔽風雨禦燠寒後日

以侈土木繫世之愚狗奢欲乃高其廬豐其屋曰賢哲約以貞尋丈之室居則甯維茲軒大容膝君子藏焉靡湫隘爰笑語載寢興吉祥萃止和且平體斯胖心孔碩若居廣居宅安宅

世學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陳高敬爲銘曰

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於家君子之澤澤綿不斬世學永存猗歟楊氏積慶之門自昔先人代濟厥美訓其義方貽謀孫子

蘊久而發芳遠而彰迨禮部公碩大且臧曰匪予能教由祖考
世世繼承學以爲寶其學維何讀書念茲伊尹吾志顏孟吾師
學而不世奔葉則殞孰克象賢弗替而引我繼我述無媿在茲
嗟爾後嗣其敢有違弓冶之良箕裘其繼矧茲學業無念先世
藏修有室刻銘於楣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軒銘

上清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軒爲之銘曰良木之產榦梓
松柏爲屋爲器中於繩墨擁腫拳曲伊櫟與樗百不勝任茂陰
道隅彼材所堪斧斤爰伐用資於人而已則折維茲不材故以
散名匠石弗顧乃全其生不適於用不嬰於害無用之用其用
爲大吾觀於物道其在茲人不用我我且奚虧智巧辨慧剛勇
利捷其資其能鮮不躡跲支離偃蹇疏愚顛蒙爲世所棄悔吝

奚從犧牛文采不能

劉校一本
本作如

泥滓龜靈鑽灼曷吾曳尾有鄭樗

氏老子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築茲一室詭名散木蒙莊是
師誰其桎梏以散見廢庶於天年與造物游無爲自然

聽雪齋銘

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爲言若於此而齋戒也四明
應成立以聽雪名齋齋戒之義惡乎在蓋澹泊之安者遠華靡
之習雅素之尙者絕淫侈之妍况乎窮冬沍寒霰雪紛集貧賤
者有凍餒無聊之憂而富貴者唯宴酣歌舞之樂於斯時也燕
坐乎一室之中而獨以聽雪爲事非安澹泊而尙雅素者不能
也以此而致其齋戒於以養心於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
故爲之銘曰

五官異用耳則司聽聽溺於淫中失其正絲竹之韻舉世所耽

孰厭喧譁冥冥是甘霰雪之聲匪宮匪商孰茲其聽而廢笙簧
惟彼好修弗愆於度愛嗜清幽愛葆冲素楊校孫琴西先生云
兩愛字皆當作愛丁
乃忘肉味心齋之要庶其在是儆戒有道人鮮克知我作斯銘
以闡其微

休休室銘 并序

溫樂清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屬家事於其子謝絕
世紛於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東西爲燕居之所乃名其東曰
休休室來徵予銘予問其休休之說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
宙視光景之迅邁猶駒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役役未至於死則
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豐其祿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
知休也既富矣而復思蓄其貨貝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

賤不能安分而致慕乎貴乃汲汲於形勢之途則賤者不能休
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於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
矣是故自少而長長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吾觀古之達
者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澹泊以自持逍遙乎無爲中心誠有慕
焉吾故休息於茲以終乎楊校丁
本作吾暮齒或有以世事相及者則
應之以休休而已於戲元芳之志亦足尚也哉又愛其言有可
以警乎世者故爲銘之曰

宵藐楊校孫仲容先生云
貌見漢書堪輿有生蠢蠢百歲駒隙倏忽而

盡情蕩慾肆心役於形狗物展轉形亦靡甯攘攘熙熙蠅營狗

苟自稚及耄晨趨夕走貴富賤貧鮮不有求既劉校一
本作孰知止足

未耄而休斯休曰休有劉芳氏曠焉達觀邈矣高趾於利勿計

於爵弗縻珠璧沙石軒冕塗泥莊周我師向平我友盤桓一室

於世奚取寒蟲蟄穴宵禽息巢休休無營永逸弗勞

虛白室銘

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棲禪之所也莊周氏曰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構乎曰虛曰白又豈謂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靜靜極而明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於此則其於道也幾希

劉校一本作矣

銘曰

室之虛孰窒我廬室之白不昏以墨白以虛生維虛乃明虛若

太空白如皎日有廓其居吾之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是其好古而尙志者

耶懷瑾握瑜而將爲用於世者耶內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辯實而求益美而不衒夫是之謂焦璨

天宇贊

俞子以天宇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爲大而孰爲細耶以吾心觀之則天之於人也其猶囿於巨廓之間也李存子旣爲之說矣陳高復推其意而贊之曰蒼蒼然其窅冥者夫孰擴而閔耶眇眇乎而有生者伊誰梛其形耶恍兮惚兮孰小而大渾兮沌兮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之中廓乎太虛

箴

自警箴

義利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懼動戒紛紜學不可已過當喜聞

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武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武叔以是名齋其知所以進修者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我軀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勿圖聖賢豈遠而學可至自明而誠於茲從事曰惟明誠先哲所示予既有聞敢不自勵曷以明善講學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智曷以誠身固執勿移乃充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斯淨反身而誠如璧斯瑩明誠曰教誠明曰性殊途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觸怒大臣誣構就獄豈能與小人交口辯訟屈膝引對於獄吏之前哉且身爲臺臣義不受辱卽當引決無累後人嗚呼蒼天實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年寇陷金陵憲臺重臣入賊中受僞爵者往往有之或不幸死率爲亂兵所斃鮮聞有仗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憲公以中丞言事被誣構尙不肯就獄吏對詞慷慨引決視死如歸况肯偷生苟免失身於賊耶嗚呼死生之於人大矣非剛毅明決孰能舍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爲臺臣屈膝辯訟爲恥而今之屈膝事賊者曾不以爲羞人心之相遠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感焉

顧主簿上蕭侍郎書跋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

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百言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弗顧非所謂見義而勇爲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居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爲朝廷深謀遠慮其忠君愛國之心何如也蕭爲侍從同里人士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爲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諒君子哉勇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使主簿君立朝當路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得施也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爲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愍三復其言直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暨今奸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奸臣執柄於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旣去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如王荆公

安石亦本號爲賢士及爲相欲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議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己之小人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吁主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爲世戒旣不及見錄幸其五世孫仲明能表章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人又將刻之石庶幾有以垂不朽焉仲明亦可謂賢孫也已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片紙遺幅人爭寶之而流落在人間者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跡此後蓋不易得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得意之書尤可寶也

富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富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絕聞見錄亦載鄭

公爲樞密使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手書也首句云向捧答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意勤懇出於至誠且曰終爲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謂鄭公與魏公絕者豈其然乎按神宗卽位魏公除鎮安勝武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書稱司徒判府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爲世楷則若使富以私憾絕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爲盛德累哉昔人紀錄蓋難盡信大抵類此此書之存猶足徵焉必有能辨之者參政危公得此帖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爲題其後云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巴寡婦清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爲築臺而禮之作史者列之傳記以爲美談今觀諸公所贈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後乃托迹於老子法中以詩文著顯獲召至京師見主上名動公卿與清之以貨殖見重於時君者有逕庭矣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涵濡之澤蔚然文治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室嫠婦其志節詞章猶有若斯之表表者况士大夫乎展翫再三爲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公錫瓚爲行樞密分院判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爲本於是太常陳君穎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也予每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之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蓋人有血氣之

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爲利之所動不能不爲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爲直以是爲非雖有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爲善所以難能而古今論吏治者必以是爲尙也鮑叔輔桓公名著於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趾美前人聲聞日彰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親之於子也生之愛之其爲恩也大矣君子念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之反也故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盡其情焉斯可矣是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葬之既葬而遠則爲之祭祀以追享之所以盡其情焉是不忍於親之死而思報

其親也雖然親既往矣容色不接於吾之目矣聲音不聞於吾之耳矣人子之思不能無怠以忘也是故君子因天時之運而察於陰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焉履霜露而悽愴焉雨露濡於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得而求也霜露降於秋陰之斂也則反而歸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於其反而歸而哀以送往孝子蓋有所不忍言也已而於神之來也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則若親之依之也潔其几筵則若親之安之也奉其酒醴饌奠則若親之飲食而醉飽之也其所以交於神明而盡其情者於是爲至由是而繹焉則著存於心無日而忘之矣金氏之兄弟瑜與瑄也墓以葬其母而屋於墓之側爲時節展省而奉祀之所名之曰春濡其不忍於死其親而能盡其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蓋有親死而不與於

衰麻哭泣之哀者矣又况於追遠欲民德之歸厚得乎求如金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文而歌之詩也予故爲之書於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陽奧或居步廊或居新城然惟步廊爲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人請漕試者三人魁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恩澤資叙者不與是數嗚呼何其盛哉况自石晉天福間遷居於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於今蕃衍豐殖視他姓之宦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零者爲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僖宗之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莆田居莆田者六世而爲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

爲宋名臣居平陽者十世而爲光祿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扶立甯宗功名顯著於時苟非先世積德深厚何以能致光顯盛大如是耶今二派之子孫又皆昌熾實食端明光祿之報也古人所謂德厚者流澤遠詎不信乎光祿之六世孫彥忠讀書好善而於族譜之修特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吾固不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考前人之所行可不思所以繩祖武而裕後昆哉若彥忠之用心抑亦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爲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者籍談舉典而忘其祖君子譏之夫爲子孫者非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則忘其本矣焉可以不

逃君子之譏然士大夫不幸或其言行不得紀載簡冊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推原夫祖澤之所自亦不可得矣是豈其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四明羅順舜言於羅氏譜牒之後悉錄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及夫垂沒之訓哀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用心之忠且厚可謂至矣今觀羅氏之先自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宋宣和間而其後由文學進士揚名者班班輩出蔚爲慈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舜言讀書有文其所以亢厥宗者既在於此而繼繼承承勿替引之甯不有望於後人歟然則是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而已哉

孝丐傳跋

鄭君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白書余三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

而悲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若孝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於行乞寒餓跛瞽癰疾彼冒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於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裘肥馬厚祿顯榮若將終其身焉安在而爲福善禍淫哉嗚呼世道之偷薄蓋無足論而天道之茫昧其果無知耶抑未定也耶吾固不得而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拾四

不繫舟漁集卷十五

陳高子上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於石上而葉纖綠可喜醫書稱其主開心明目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大率與蓀相類惟菖蒲葉有劍脊爲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爲蒲是眩其同不知其實不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污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惟惡蓀之能亂真也故著其說

仲恒字說

吳氏子性冠筮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其說書云若有恒性

昔者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畀乎我不以知羸不以庸乏斯其恒也非暫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子之爲聖人君子無他焉順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於人而拂於天僞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烏乎修而可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存否所由繫也聖愚賢不肖所由判也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焉而斯瑩水之潔也土渾之澄焉而斯清性之恒也物汨之學焉而斯復嗚呼子盍慎乎其所以爲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得容揖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之說可得而聞歟予應之曰子獨不見夫大澤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雨潦時降川谷委輸則遊遏沈

楊校孫琴西先生云沈當爲汎之誤

溢不能蓄也

而尾閭之洩海也無時而盈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說矣是故實其中而能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與子載混沌駕鴻濛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揚自然之帆擊不爭之楫以玄爲篙以靜爲舵而遊於寂寞之濱無爲之海不知子其能若是乎否也能如是則老子法中吾將見其有異人出矣

雜喻

雜喻七首

魴鱖之行也不比不行鷦鷯之飛也不比不飛目不具不可以行魴鱖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完不可以飛鷦鷯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目也而託之蝦以爲之目焉若夫人而無友則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爲全人其爲目與翼也大矣甯虧其行而弗求其輔於友者不亦蔽甚矣乎

雉之殪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殛也以其齒之美也虎豹之殺也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魚之取於人也必其肉之可以充滋味實口腹也若夫無雉之羽無象之齒無虎豹之皮以至鳥獸蟲魚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實口腹而不免其生者將必有害於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之術亦惟審於是而已不爲利汨不爲物害則何犯禍難之有

楊校雉之一首原本與上首連接孫仲容先生據丁本校正別

爲一篇

螂蛆甘帶帶食黽黽啗螂蛆也之三物者之相與處也苟有先朶其頤焉者必不能逃其生也已故先欲而動則其害隨之而况於人之先利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水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蓋味甘而有其大毒吳人嗜之中其毒而死者歲相望也而莫之戒故味甘者毒於人之身言之

甘者毒於人之口是故孔子惡佞

楊校水之一首原本與上首接連據孫仲容先校別

爲一篇

鼠蟲之微者也而蠹夫物焉人之見之蓋無不欲斃之也聞其聲未有不噴

劉校一本作憤

而叱瞪而眊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不變其色矣彼竊

劉校一本作黠

以爲孽貪以賈怨者非人而鼠乎是故觀人之惡夫鼠也其毋若鼠之爲人所惡哉

人有之山而與虎遇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而鬪而死之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

劉校一本作解

焉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爲挺執焉而呼曰虎來前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又合而折其右足以死虎惟恃夫勇也而不知卒以有所恃而斃於人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也孰不

知其靈而猶傷之何蓋不知其爲麟也知其爲麟夫豈有傷焉者哉然則人君之於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廿一日門生陳高頓首再拜奉書於祭酒先生閣下甲午歲先生主文衡辱不以高之愚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謝後卽隨隊南還會弗獲少侍燕閒親炙誨論繼以兵革日用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於左右其負罪可勝言哉高性直而謀疎學庸而才拙不能與世俯仰往者備員四明潔身奉職惟恐獲戾於民以玷名教而無以報閣下甄錄期望之意遭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年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

能羈繫因自號爲不繫舟漁初非敢爲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閣下倘取其志

楊校丁本作

迂而其略

迹賜以詩若文以張大其說俾得以稱其名焉幸甚幸甚參政危公不敢以書請願假閣下之重并求一文昔圻者王承福託韓子之傳而名垂於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可與圻者比數乎然士之有所抱負者其走書京師干請於名公鉅卿非獻陳籌策以匡時則術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求文章爲事亦可謂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愧悚伏唯照察不備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聯篇疊疊數百言辭嚴而奇意深而隱其光彩璀璨而交錯若驚湍之奔激若崖石之峭露又若蛟蜃之騰搏而左右前後莫求其分合也足下之爲文至此夫豈高所跋

楊校丁本作致又校改爲望而及而來書詞稱乃反過情褒許

敢孫琴西先生云當作跋
豈其然乎且高烏足以論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非師授而得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爲學初而求之古人之言則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窅乎其深而已耳渺渺乎其浩蕩而已耳而不知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也則雖欲強措一辭而不可得也繼而憤悻奮勵虛此之心逆彼之志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始若髣髴有以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操翰染墨勉強於措詞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於能言之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齒日長視今所爲猶前日也尙能復進乎思欲大肆吾力於其中而有未暇焉者辟吾之於文猶見周道之坦夷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耶若高者烏足以論文今足下之文至矣而足下之才宜不止此於是而又峻其峯道其流揚

其波以求至於高深浩蕩之域豈易量也哉勉之勉之相去無百里舟行不日可到能一來慰我岑寂否高再拜

與鎖鑄

楊校孫仲容先生云鑄當作鑄

僉院書

自國家用兵以來內外之臣有能提卒總戎出奇制勝以爲王室之干城四郊之保障者蓋不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武之略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爲朝廷之所倚眷遠近之所稱誇使當世之人知夫爲將帥者必說詩書而敦禮樂不專出於猛夫悍卒也其爲吾黨之光榮何如哉高雖鴛庸臥病田里處土遐僻聞之喜躍中夜不寐私心自念若得如閣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內則賊何患其不滅而太平豈難致哉然竊有所進焉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者有出人之志而不自用有蓋世之勛而不自矜事上則翼翼小

心處已則惴惴然如有失此所以勒銘於鼎彝而流聲於竹帛也閣下勉之期望之深故輒陳鄙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秘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於先生閣下夫物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同居狎處而後通也而人之相孚又奚俟於交面接目然後心合而可以言哉高耳閣下之名服閣下之德而立閣下之下風有年於茲矣雖未嘗一交面接目而心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未見顏色而辭其言乎高嘗以爲文章之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係夫上之人與夫作者之爲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非無其人也其人不爲文章之司命劉校一本不爲文章之司命又循常習故而莫之變焉此文氣所以日卑下而其勢固不能振起也

凡今世之爲進士以取科第者工蟲篆之辭飾粉黛之語緝陳言夸記問鬪侈靡寢寢焉競趨於萎蕪頽墮潰敗腐爛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際古所未有太和冲厚之氣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爾卑下何與然則世之盛也若此而文章之不振也若此非無其人爲之倡歟爲文章司命者尙得以逃其責哉天下之好尙視上之趨向何如耳又況於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焉則進而得祿與位不如是焉則退而黜伏人亦孰不樂爲此而去爲彼耶設有以賈生太史公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於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擢而採擇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爲文章猶時時有渾朴敦龐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儒先知所以造就之故也假設其轉而試於

今亦必藐焉不爲主文衡者之所屑顧矣嗚呼世之盛而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高之不才而病此也蓋久然往往出己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見詆譏耳甚者憎怒而唾罵耳雖不能不隨俗所習以干於時而求升斗以爲貧而養之計然其志不見信於人亦何足恤而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於主文章之司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氏無聞言不足爲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吾投祇取嗤笑詆譏憎怒而唾罵焉而已是以噤而不敢發諸口而今始爲一宣布之也伏惟閣下抱雋才負實學擢爲劉校一本魏科躋於臚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孰可與比者而其名譽昭聞日久言而人信之倡而人和之而今歲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於閣下故高敢以其說進焉以爲非閣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

有能以此爲閣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便也特以悲世之盛而文之卑懷其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責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故問之疑以觀其明理質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考其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視其代言獻納之方策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革前代之弊也將以求真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之二三主司焉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覈其文必要其實則亦庶乎可以得人矣若徒以抽黃對白之爲工柔筋弱骨之爲美綴舊聞習成說之爲善則前代之弊猶在耳若是則小子後生口乳臭齒齟齬者舉能爲之而日以進而豪傑之士抱磊落負奇倔者惡從以得哉今誠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士必欲其理明而詞確議論有餘裕格律高古典不繫舟漁集

雅而精深一切屏去浮華偶麗之習如是焉而取反是焉則退而黜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後生不能以售決也作養當代之人才振起當代之文氣一變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鈍學疎而才卑俛俛焉驅逐於鄉貢進士之班列者於今秋爲再矣其得焉其失焉是有命焉於高之愚尙何敢望焉區區之懷誠願盛世之文氣一變而之古於吾身親得觀之則雖退伏田野黯黯然終其身無復聲光之聞於人亦且慊然以無恨矣或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乃非所言而言甯免獲戾於大君子乎高竊以爲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文則吾志之所好而天下之公器耳又况閣下之志與吾同者哉必且不我罪而惟我聽矣冒瀆尊嚴下情不勝悚慄惶恐之至伏惟亮察不宣

子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平陽失守余時自郡城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浙江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矣守拙耕田將以終老而罹此變故間關遁逃非有所爲也求無愧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並錄之其妍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卷拾伍

不繫舟漁集

附錄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 汝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爲永嘉平陽著族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
所請問卽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
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易去及方氏至
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
周宗道構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
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
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於懷慶論江南之虛實
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
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志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卽欲官之知

非其志也亦不強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於邸以是月二十日葬於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於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爲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爲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爲行潔已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而不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合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於用世才非不足以匡時是何節之苦而遯之肥果人之爲耶抑天之爲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

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戀戀乎追古之作怫怫乎疾今之爲當早年而應試卽擢第於當時任錄事於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遁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翩而我遲念頽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謁總兵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之爲己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藥石之日進竟摧謝而弗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怳怳而何依嗚呼先生狷有似乎仲連清有慕乎伯夷法遷固以爲文祖漢魏以爲詩仁者而弗壽賢者而數奇豈世道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土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托交於金石或見及於文詞共再拜而哭酌用致導乎靈輜

跋陳子上書

眉山蘇伯衡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
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
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
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尤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
有尤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不忘於墳墓者
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不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
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復
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其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
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
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
耶子上予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於四明而遂

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
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
去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其賢乎哉錢用壬傳
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
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其所不能
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其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
殞身亡家墳墓無主而爲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
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
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
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
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障
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

復元亦賢矣哉

寄陳子上錄事詩

金華 胡翰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萎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焉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不繫舟漁集附錄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八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陳高撰高字子上溫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

士授慶元路錄事未三年輒自免去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

浙間自號不繫舟漁者至正十六年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

庫庫特穆爾

原作擴廓鐵木兒今改正

於懷慶密論江南虛實庫庫特穆

爾欲官之會疾作卒蓋當國祚阡危猶力謀匡復明太祖稱

王保保真男子

即庫庫特穆爾

如高者事雖不就其志亦不愧王保

保矣不但詩之足傳也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成

編題曰子上存稿此本題不繫舟漁集不知何人所改文格

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擅場絕句亦不甚經意五言古體

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

季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伯其詩亦名不繫舟集見

不繫舟漁集

跋

敬鄉樓叢書

顧嗣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蓋與高同時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此庶來者無疑焉

溫州經籍志二十四案陳縣尹高萬歷溫州府志隱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不繫舟漁集十五與張仲舉祭酒書云遭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年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牽挽而不能羈繫因自號爲不繫舟漁初非敢爲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託其名焉耳攷子上自跋其避方明善之亂在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而揭泚誌墓記子上之卒在至正二十七年五月十三則其以不繫舟漁自號在避地入閩之後矣集本金華蘇伯衡編

定成化乙酉平陽呂洪始爲刊行今所見本卷端亦有呂叙而每卷首葉並題八世孫侯官一元校檢乾隆平陽縣志選舉門明萬歷辛丑進士有陳一元應天府丞又人物傳載陳志其先成籍福州子一元辛丑進士爲大京兆

千頃堂書目亦稱一元爲

順天府尹此是也選舉門云應天府丞蓋誤

其人在呂後百餘年蓋一元又以呂

本覆校也集凡詩九卷文五卷附錄一卷則墓誌祭文之屬千頃堂書目稱詩集十二卷又謂一元梓其詩行世殊爲失攷今本十五卷首葉並有一元校一行則一元所梓不徒詩集矣子上之舉進士出張翥之門又與揭泚蘇伯衡胡翰諸人爲友今覈其全集雖文采不及五峯諸老而耳濡目染終有典型不僅亮節清風足厲百世也

繕校不繫舟漁集附記鈔本不繫舟漁集吾邑楊氏家藏本

卷首題有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校案一元事見明史劉策附
傳福鼎林滋秀雙桂堂文集有怡亭賦注詳侯官陳司訓之
家世云陳氏始祖高元至正甲午進士任慶元路錄事元末
棄官圖匡復流寓福州明求之不得成其二子於侯官第四
子遂家焉三世祖榮成化歲貢任博羅縣丞七世夢麟嘉靖
歲貢任湖廣沅陵丞以平播功陞縣令夢龍嘉靖甲子舉人
官合浦知縣八世一棟邑庠生一元天啟間官御史巡按江
西忤閣罷職有六君子之稱九世兆盛邑廩生十世徽績邑
廩監生及司訓公俱入省志孝義據此則先生之後昌於閩
者多矣平陽縣志誤據東昆仰止錄載陳志弟夢龍子一元
入孝友傳又云居靈波橋其先世戍閩歸平陽尤誤
之誤矣楊氏此本據卷首會稽陳司訓葵序係鈔從歙西鮑氏
詩經邑人華棻園先生手校文則司訓自校而葉先生湘民

亦附有校語所謂顧本者係元詩選本云原本者蓋即所鈔
之本迨錄時有所改正仍注原文於上方並非別有原本也
錢塘吳司訓祁甫師重以文瀾閣本校定然後前校所疑者
乃悉得是正可讀今繕寫一依閣本而原鈔本及顧選本與
閣本互異而文可通者仍注上方以著異同是集早有邑人
呂侍御刊本今已不傳瑞安孫仲容比部溫州經籍志載有
呂序茲據補入又據東甌金石志補入陳君惠澤記及比部
按語復據鈔本補入胡仲申詩一首據逢源齋集補入華跋
一首拉雜鈔附編次尙須審正助校者鮑君拙中也邑後學
劉紹寬校畢記

玉海樓藏寫本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曩因楊君
志林借鈔得之元有孫琴西蕙田仲容三先生校注並有

據杭州丁氏鈔本校正之處志林用朱筆備爲校錄而平陽楊氏亦藏有本集寫本經陳氏葵華氏棗園吳氏祈甫校定劉厚莊先生紹寬爲之重校鋟木而未竣也其繕校附記已見厚莊詩文鈔刻本中志林因以鈔校玉海樓本託其覆校異同之處皆用墨筆注出余既藏之有年劉氏刻本迄未成書而志林逝矣其曩時勘錄之勤不可湮沒因更取永嘉集內編慎江文徵東甌詩集詳爲校理復得異同數十處付之排印向之朱墨校注者分別著明楊校劉校而云某書作某者今次校理之所得也鈔本每卷首葉題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其次行題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校與楊本同劉氏繕校附記考訂已詳今刪去此行錄繕校附記於卷末而卷首本傳及蘇伯衡序鈔本無

之據新修平陽縣志及永嘉集外編溫州經籍志亦載蘇序而文字稍有異同增入云民國十七年六月黃羣記